

悲观主义的 bouquet

pessimist's bouquet

——



目录

Content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
- [悲观主义的花朵 7](#)
- [悲观主义的花朵 8](#)
- [悲观主义的花朵 9](#)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0](#)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1](#)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2](#)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3](#)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4](#)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5](#)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6\(1\)](#)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6\(2\)](#)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7](#)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8](#)
- [悲观主义的花朵 19](#)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0](#)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1](#)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2](#)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3](#)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4](#)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5](#)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6](#)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7](#)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8](#)
- [悲观主义的花朵 29](#)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0](#)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1](#)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2](#)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3](#)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4](#)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5](#)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6](#)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7](#)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8](#)
- [悲观主义的花朵 39](#)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0](#)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1](#)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2](#)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3](#)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4](#)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5](#)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6](#)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7](#)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8](#)
- [悲观主义的花朵 49](#)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0](#)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1](#)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2](#)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3](#)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4](#)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5](#)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6](#)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7](#)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8](#)
- [悲观主义的花朵 59](#)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0](#)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1](#)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2](#)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3](#)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4](#)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5](#)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6](#)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7](#)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8](#)
- [悲观主义的花朵 69](#)
- [悲观主义的花朵 70](#)
- [悲观主义的花朵 71](#)
- [悲观主义的花朵 72](#)
- [悲观主义的花朵 73](#)
- [悲观主义的花朵 74](#)
- [悲观主义的花朵 75](#)
- [悲观主义的花朵 76](#)
- [悲观主义的花朵 77](#)

悲观主义的花朵 1

我知道我终将老去，没有人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你的爱情也不能，我将从现在起衰老下去，开始是悄无声息地，然后是大张旗鼓地，直到有一天你看到我会感到惊讶——你爱的人也会变成另一个模样。

我们都会变成另一个模样，尽管我们都不相信。

阿赵在固执地胡闹，狗子在固执地喝酒，徐晨在固执地换姑娘，爱眉固执地不结婚，老大固执地无所事事，我固执地作你的小女孩，我们固执地在别人回家的时候出门，固执地在别人睡觉的时候工作，固执地东游西逛假装天真，但是这些都毫无意义。

你要知道我已经尽了力，为了答应过你的事我尽了全力，你专横而且苛刻，你求我，你要我答应，你要我青春永驻，你要我成为你的传奇，为了你的爱情我得年轻，永远年轻，我得继续任性，我得倔犟到底——你只爱那个女孩，那个在时间的晨光里跳脱衣舞的少女。

我们从年轻变得成熟的过程，不过是一个对自己欲望、言行的毫无道理与荒唐可笑慢慢习以为常的过程，某一天，当我明白其实我们并不具备获得幸福的天性，年轻时长期折磨着我的痛苦便消逝了。

“凡是改变不了的事我们只能逆来顺受。”我们的需求相互矛盾、瞬息万变、混乱不堪，没有哪一位神祇给予的东西能令我们获得永恒的幸福。

对于人的天性我既不抱有好感，也不抱有信任。

悲观主义的花朵 2

夜里，我又梦见了他——他的头发完全花白了，在梦中我惊讶极了，对他已经变老这个事实惊讶极了。我伸出手去抚摸他的头发，心中充满了怜悯……

实际上他永远老不到那个程度了。

九个月前，我在三联书店看到陈天的文集，翻开首页，竟然有他的照片。陈天从不在书上放自己的照片，但是现在不需要征得他的同意了。我看着照片上的那张脸，鼻子，眼睛，嘴唇，下巴，这个人似曾相识，仿佛跟我有着某种联系，那感觉就像我十八岁见到他时一样，但是具体是哪一种联系却说不清。

我买了那四本书，用书卡打了九折。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读那些书，黎明破晓之前，他出现了。

我在熟睡，我看见自己在熟睡，他紧贴着我，平行着从我的身体上方飞过，他的脸和我的鼻尖近在咫尺，他如此飘过，轻轻地说：“我是陈天。”好像我不知道是他似的。的确，那张飞翔的脸看起来不是陈天，仿佛一个初学者画的肖像，完全走了样子，特征也不对，但是我知道是他，除了他别无他人。

陈天曾经多年占据着我的梦境，在那里徘徊不去。

此刻，在北京的午后，在慵懒的，刚刚从夜晚中苏醒的午后，在所有夜游神神圣的清晨，在没有鸟鸣，没有自行车的叮当声，没有油条气味的清晨，我想起他，想起吸血鬼，想起他们的爱情。

我试图谈起他。

悲观主义的花朵 3

首先应该谈起的不是陈天，而是徐晨。

徐晨竹竿似的顶着个大脑袋，不，那是以前的记忆，他的脑袋不再显得大了，像大多数三十岁的男人一样，他发胖了，不太过分，但还是胖了，这让他显得不像少年时那么青涩凛冽。

这是我的看法，我知道他会不以为然，他爱他不着调的，结结巴巴的，消瘦的青春时光——比什么都爱。

“我是一个温柔提供者。”徐晨一边说一边点头，仿佛很同意他自己的观点似的，然后又补充说，“我是一个作家。”

“对，没错，美男作家。”

“偶像作家。”他纠正我。

“人称南卫慧，北徐晨……”我拿起桌上的一张《书评周刊》念给他听，他的照片夹在一大堆年轻美女作家中显得很是突兀。

“胡说八道！”他把报纸抢了扔到一边，“完全是胡说八道！”

“你不是要成为畅销书作家吗？急什么？”我奇道。

“我指的畅销书作家是海明威！米兰昆德拉！再说说，普鲁斯特都算！”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和徐晨可以共同编写一本《误解词典》，因为几乎所有的问题，我们都需要重新界定和解释之后，才能交谈。我们经常同时使用同一个词，却完全是不同的意思。我们就在这种深刻的误解中热烈地相恋了两年，还曾经赌咒发誓永不分离。

像大多数恋人一样，我们没有说到做到。

但是在讲述这一切的一切之前，我应该首先指出我对故事的情节不感兴趣；其次不标榜故事的真实，像前两年那些领导潮流风头正健的年轻作家们常干的那样。这两点都基于我不可改变的身份——一个职业编剧。

我是以编造故事来赚钱的那种人，对这一套驾轻就熟。想想，一个故事怎么能保证在二十集，900分钟的时间里恰当地发生、发展、直至结束，有的故事要讲很久，有的虽好却很短小，而我必须要让这些形态各异的故事具有统一性，而且在每个45分钟之内都有所发展，出那么几件小事，随着一个矛盾的解决又出现另一个矛盾，到一集结束时刚好留下一个悬念。如果这套戏准备要在台湾的黄金档播出，长度就要加长到三十集，因为他们的黄金档不接受二十集的电视剧，而不在这个档播出就不能挣到钱。所以我曾经接过一个活儿，把一个电视连续剧从二十集变成三十集。加一两个人物是少不了的，男女主人公嘛，只能让他们更多一点磨难，横生一些枝节，多误解一段时间。

我说这些无聊的事儿是为了让读者明白，我讨厌丝丝入扣地讲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那是一种手艺活儿，稍有想象力的人通过训练都能做到。当然这之间“好”与“不好”的差别就像“会”与“不会”那么大，但手艺毕竟是手艺。

比如说吧，几个月前我和朋友一起看一张叫做《十七岁的单车》的电影DVD，这是个不错的电影，电影节的评委们也看出了这一点，给了它个什么奖。问题是我们饶有兴趣地看到一半，碟片坏了，我们气急败坏地对着那张盗版盘加施了各种酷刑，它依然不肯就范，吱吱嘎嘎地响着就是不肯向前。最终众人只得放弃，个个丧气不已。为了安慰他们的好奇心，我以一个编剧的责任感为他们编造了后面的情节。几个星期后，当时听故事的人给我打电话，说电影的后半部分和你讲得所差无几，你肯定早就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不是说电影的故事是个俗套，而是说编剧的思路是可循的，如果你还凑巧认识这个编剧，对他的偏好略知一二，那就更好解释了。

我现在想做的是忘掉手艺，忘掉可循的思路，寻找意义。但是说实话，这种手艺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左右我的生活。

比如有人对我说：“我喜欢你。”

我回答他说：“我还真不好意思你说了一句蠢话。”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真心想说这句话，他一说出上句话，我脑子里马上有了五六种可以表达各种情绪的对应台词。就着当时的氛围我选择了这句，因为这么酸的一句台词后面应该解构一下。这些念头都是一刹那产生的，等我看到那人脸上一脸尴尬，才知道自己选错了台词——不符合我的人物性格。

生活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其他的就更别说了。

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任何作品的真实性，一经描述真实就不再存在，努力再现了一种真实，却可能忽略了另一面的真实，我们永远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谈论世界，有的人站得高看到的角度多于其他人，但说到底，仅仅是这个差别。我讨厌虚构，真实又不存在，但是我们依然写作。在这真与假之间我希望能够明晰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寻找思维的路径，发现某种接近真相的?西。写作对我便是这样一个过程。

悲观主义的花朵 4

两人初次幽会的时候，卡莉娜从手指上取下戒指扔进河里。“幸福到来的时刻，”她对佩特库坦说，“得给它加上一丁点儿轻微的苦涩：这样就能记得更牢。因为人对不愉快的时刻比对愉快的时刻记得更长久……”

塞尔维亚人帕维奇在他那本关于神秘部族哈扎尔的书里讲到这个故事。

跟卡莉娜的观点一样，我倾向认为我们最爱的人是给我们痛苦最多的人。这是一种难得的天生禀赋，一种张弛有度的高技巧能力，因为太多的甜蜜让人厌倦，太多的痛苦又引不起兴趣，能使我们保持在这个欲罢不能的痛点上的人，我们会爱他最久。

爱眉说这是土星对我的坏影响——认为爱情是件哀伤的事是摩羯座的怪癖。

我生在冬天，太阳落在由土星统治的摩羯座。土星是阴性的，否定的星体，以不可动摇的绝对意志控制着它的王国。“像北方的冬天一样冷酷无情。”我们分手的时候，徐晨这样形容我。

冷酷无情是摩羯座的恶劣名声。

徐晨是我大学时的恋人，我们的故事就情节上来讲没什么好说，它和其他的青春故事同出一辙，当然所有的此种故事都同出一辙——相爱和甜蜜，伤害和痛苦，还有分手。我们有过最纯洁甜蜜的时光，而后的互相伤害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敢说，我们在相互伤害中达到的理解，比我们相亲相爱时要多得多。

后来凭着摩羯座一丝不苟，拒绝托词的态度，我试图回忆起我们之间的本质冲突。我得说，的确是本质的冲突，而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举例子说吧。

在我们相亲相爱的日子里有一个周末，我们约定在天坛门口见面，约会是在四天前定的，那时候电话和呼机还不普及。

到了那一天，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外面狂风大作，暴雨突降，我躺在床上发着高烧，于是让同学打电话到他宿舍的门房，留话说约会取消。但是，他还是去了。他在暴雨中等待，希望我如约前往，朦胧的雨雾中，他看见我裹着雨衣坐在大门前的石头台阶上瑟瑟发抖，雨水顺着头发流了满脸，脸色苍白如纸，他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我向他微笑，滚烫的身体在他的手指下颤抖，然后就昏了过去……

——故事的后半部分没有发生，因为当时我正躺在宿舍的被窝里。这个景象是徐晨在给定的信中描述的，他告诉我这才是他梦想的恋人。我知道如果我能在这个故事里死掉就更完美了，他会爱我一生一世，为我写下无数感人肺腑的诗篇。我居然在能够成就这种美丽的时候躺在被窝里，让他大为失望。

徐晨是个不可救药的梦想家。他决不是分不清臆造的生活和现实之间的分歧，而是毫不犹豫地坚持现实是虚幻的，而且必须向他的头脑中的生活妥协。

你爱一个人，或者讨厌一个人可能是因为同样的事。

就像我。

说起来，年轻真是无助，我和徐晨在完全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的时候接触到了我们所不能掌握，无法理解的东西，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有本能。我的本能是离开他。

“我深深爱着的人，你得坚强，你得承受我能想象出的最大的苦难，你将会跟我一同死去。”——十九岁的疯狂的徐晨。

分手是他提出的，让他惊讶的是我同意了。于是他要求和好，我拒绝，再要求，再拒绝。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他的看法，我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尝试了各种方法让我回头，他在我面前沉默地坐着，手里点着一支烟。他说：“以前一直不懂人怎么会

依赖于一支烟，现在明白了——在一个人感到孤单、痛苦的时候，手指上那一点点火光，很暖。”

他就让那火光一直亮着，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个烟鬼。

那时他痛苦伤感的样子完全难以让我动心，我从中嗅出了某种故作姿态，矫揉造作的气息，不快地察觉到他对自己那副痛苦的样子十分着迷。我曾试图使他注意到这个，笨拙地向他说起先天诗意和后天诗意的差别，我说后天诗意就是人类所谓那些：“今天的月亮真美”之类世俗准则化的诗意。人人都可以后天学习，努力标榜。我的这种说法使他非常愤怒，结结巴巴地对我说：“诗意，诗意都是人为的！你洗一件衣服的时候，那只是一件衣服，但是你想一想，这是你爱的人穿过的，上面有他的汗，有他的味道，那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诗。”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一生都将厌恶矫揉造作的痛苦，因为我和它总是来来回回地互相追逐，在错综复杂的人生迷宫里迎面撞个满怀。正如萨冈引用艾吕雅的诗句作为她小说的名字：“你好，忧愁！”我们每次碰面时都是这样问候的。

很多年后，徐?向我承认，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天性里这些矫揉造作的东西时无地自容。——小菲力普的母亲死了，他在号啕大哭的同时对自己引发的伤感场面感到非常带劲。

“我脸‘腾’地红了，把手里的书扔出去老远。毛姆这个尖刻的英国佬，活该死的时候身边没一个朋友！不过我一直热爱他，他的书是最经常从书架上拿下来读的。”

关于徐晨其他令人发指的讨厌个性我还可以说出很多，但这掩盖不了另一个确凿的事实——他是最甜蜜温柔的爱人。他有你想也想不出的温柔，你花再大的力气也模仿不来的温柔，他的温柔足以淹没你的头顶，窒息你对人类的兴趣，截断你和世界的联系，泯灭你的个性，让你愿意做他的气泡、他淘气的小猫、他红翅膀的小鸟，你为自己不能这样做而痛恨自己。

现在想起来，我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想闭起眼睛，总是非常的想睡觉，我是说真的睡觉，迷迷糊糊，神志不清，眼皮线牵着一样地要合在一起，如同被催眠一般。那真是个奇异的景象，他总是在说，而我总是在睡，太阳总是很快就躲到云彩后面，而时间总是箭一般逝去。

这也很好解释，人只有睡着了，才好做梦。而徐晨，睡着，醒着，都在做梦。

我们最初的青春就在这睡意蒙眬中过去了。

最终，我和徐晨带着这最初的创伤和初步达成的谅解各奔东西，走上自己的人生路开始各自的冒险。我们时不时要互相张望一下，看看对方爬到了山的什么位置，讲一讲各自旅途上的风景，给遭到不幸的一方一点鼓励。我们不常见面，但电话一直没有间断过，有时候一个月打一次，有时候一年，这要看我们当时的情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起点，也许是因为我们给对方留下了太多的疑问。闹不好，正是这些疑问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我们都很好奇，我们都想知道答案啊！

我们聊天，争吵，斗嘴，讨论许多话题，指责对方的人生，这样已经过了很多年。

悲观主义的花朵 5

说说我为什么喜欢吸血鬼，你会明白我要的是什么样的爱情。

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库拉伯爵是个吸血僵尸，以吸食活人的鲜血获得永生，拥有主宰风暴和驱使世间动物的力量。他有不见阳光的白皙肤色，一双看穿时间的碧蓝眼睛，他的血是不熄的欲望的代表，永生对他来说是永远的痛苦，他的痛苦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减轻，也不会有死亡来把它终止，失去爱人那一刻的伤心会永生永世伴随着他，永无尽头.....

吸血鬼的爱情有着爱情中一切吸引我的东西，致死的激情，永恒的欲望，征服与被征服，施虐和受虐，与快感相生相伴的忧伤，在痛楚和迷狂中获得的永生.....

我不知道谁能带给我这样的爱情。

悲观主义的花朵 6

二十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从小热爱的那些诗人作家，个个放荡不羁、道德败坏，被人指责为寡廉鲜耻。第一个是拜伦，然后是王尔德。上中学时的蓝皮日记本上我工工整整抄着拜伦和王尔德的诗句——“我对你的爱就是对人类的恨，因为爱上了人类，就不能专心爱你了。”“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拜伦传》是我十五岁那年，从动物园那家后来改成粤菜馆的书店里偷的两本书中的一本。

仅仅用没有钱来解释我偷书的行为是不充分的，作为一个中学时代的北京市三好学生，海淀区中学生智力竞赛三等奖获得者和红五月歌咏比赛的报幕员，我以此表明我内心的立场，我站在拜伦和王尔德们一边，对一切道德准则表示蔑视。

我蔑视而又能够遵守那些准则说明了什么？虚伪？掩饰？克制？胆怯？所有那些可以指认我是个好少年的证明，都是勉勉强强获得的。市级三好学生——我已经被告之不符合要求，但因再无其他人选学校不愿平白丢掉一个名额而给了我。智力竞赛——整个过程中我只回答了两个问题，而其他学校的学生因为回答的又多又错，所以我等了奖。歌咏比赛，鬼知道为什么选中我，我想是因为我总爱读些超过我理解范围的诗，不过结果证明我是不称职的，因为我在报幕时忘了让下一个队作准备而在礼堂里引起一片混乱。

总之，我是一个不能确定的，勉强可以被称为好学生的人。这勉强已经预示了我将开始的模棱两可，左右为难的人生，准备遵守世俗的准则，而在内心偷偷着爱着拜伦和王尔德，渴望与众不同的生活。

“犯罪不是庸俗，但所有的庸俗都是犯罪。”

“只有特别之物才能留存下来。”特别，就不论善恶。我寻求特别之物。

“我不仅要做一个恶棍，而且要成为一个怪物，你们会宽恕我所做的一切。换句话说，我要把你们的衡量标准变成荒唐可笑的东西。”

这是我知道的，最令我颤抖的豪言壮语，在一百年以前，被最优雅的人用优雅的态度说出，比长发愤怒青年的重金属喊叫更对我的胃口。

徐晨说：“可以理解，道德败坏的人没有禁忌，更加有趣。”“有趣”——我努力想追求正确的生活，实际上却一心向往有趣的生活。但我既缺乏力量，又不够决断，追逐这种并不适合于我的生活的必然结果是痛苦多于欢乐。但那时我坚持相信那个“白痴”公爵梅希金的说法：“她的眼睛里有着那么深的痛苦，是多么美丽啊！”

我不能一一列举我做过的蠢事，花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实际上对我来说一句不得体的蠢话比背叛、残暴、欺骗这样的所谓罪恶，更加难以接受。罪恶里还时常蕴藏着某种激情和勇气，激情便与美感有关，而平庸与乏味则毫无美感。对我来说这是直觉的反应，达不到年轻歌德的高度——为善和美哪样更大这种问题而深受折磨。确立某种生活准则，并有勇气去坚持这些准则是必要的。可惜大家通常既无勇气坚持善，也无勇气坚持恶，甚至没有勇气坚持随波逐流。更加不幸的是，我对他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悟力，有了这份本可不必的理解，做起事来便难免拖泥带水，对一切都失去了明确的尺度。这对我的生活是个致命的错误。

错误当然不都是丑陋的，有些东西因为错误而格外耀眼。

悲观主义的花朵 7

第一次见到陈天，我差三个月满十八岁，长得细胳膊细腿儿，还是个幼女。后来他多次向我讲述过那天早晨——我刚从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暴露在他的目光下，稚嫩幼小，单薄的睡衣被晨光变成透明……

——一个幼女的脱衣秀。

据说我在窗前优美地伸着懒腰，毫无羞涩地向他展示没发育好的平板身材和孩子一样的乳房，很多年以后，他一直记得晨光里的那个小女孩，甚至把她写进了书里。

八年以后，我和他第一次上床的时候，他对我的印象还是那个稚嫩幼小，没有发育好的小女孩。他小心地抱着我，轻轻地抚摸我，手指一碰到衣服的边缘便马上躲开了。他谨慎到让我丧气的地步，本已鼓胀起的欲望一点一点地退去。他在晚上十点把我带回家，难道是为了和我喝杯茶吗？！更糟的是，他开了句不合时宜的玩笑：“你还是个幼女呢。”

我是一个幼女？他以为时间仅仅是他头上的白发，他脸上的皱纹吗？

很多年以前，他抽没有过滤嘴的天坛烟，我知道大家关心他的私生活，他喜欢女人的名声和作为作家的名声一样为人所知。我在他面前很少说话，我知道我们宿舍那个借住的英国文学研究生是他的新情人。我看着他们爱情的进展，听那大女孩轻描淡写地说起他，她尽力地想向我们这几个一年级的新生证明他们之间只是朋友，这让我觉得很可笑，有谁会介意他们上没上过床呢？反正我不在意。他来的时候，也常常和我聊聊天，他总是“小孩”来，“小孩”去地叫我。

一个月以后，那个女研究生搬出了新生宿舍，那年夏天她已经毕业了。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还去看过她，她借了陈天的小说给我，也

给我看她写的诗。但我再没见过陈天，她偶尔提起他，但总是以“你不懂”作为结束。

“陈天有老婆，孩子都六七岁了。”魏红肯定地说。

女研究生搬走以后，宿舍里住了五个新生，魏红是其中最老练的，她上高中时就发表过小说，对文坛的事十分了解。

我知道我们有种倾向，总是想神话我们的情感，给我们的人生带上宿命的光环。我肯定不能说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和陈天上床，甚至爱上他，但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便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和他发生某种联系。这就是我和陈天之间的感觉。

悲观主义的花朵 8

我写下这些文字，知道我的少女期永远地结束了。它早就应该结束，我已经当了太长时间的少女，二十七岁时还被陈天称为“幼女”。这些青涩、幼稚的记忆一直搁浅在我的体内，让我保持了孩子的容貌，脸上留下那种迷惑、不安与执拗的神情，只要这种表情还在，我便一直生活于时间的夹缝之中，不再年轻也不能老去。

该是把这种表情剔除的时候了，心安理得地让时间的纹路爬上我的面颊，我会变得坚定，坦然，而且安详，而你将不再爱我，我可以自由地老去，我将脱离你的目光，从岁月的侵蚀中获得自由。

悲观主义的花朵 9

在我十八岁见到陈天以后，他便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他再出现要到好多年以后。这中间我的生活被徐晨占据，有一阵子我甚至不能想象自己还会有另外的生活。

当然，你已经知道了，后来我和徐晨分了手。分手的时候，双方都做了很多残酷的事情——残酷，而且丢人。

我有了一个新男友，并且毫不犹豫地和他上了床，徐晨被这件事气疯了。他先是要走了他写的所有情书，然后给它们编了号，连同我的情书一起，一封封用新信封封好，写上学校的地址，以每天十封的频率寄给我，一气儿寄了二十多天。

这些数量巨大的情书雪片一样飞来，大家都以奇怪的目光睨视着我，每天从同学手里接过这些带编码的信时我都又羞又恼，无地自容。后来这些信终于停止，我以为是徐晨手下留情，直到学院传达室的保卫把我叫了去。

那个瘦瘦的，长了一脸凶样的保卫从上到下打量了我好一阵子，说了这么一句：“你就是陶然？”他大概把让我在那儿呆站当成了一种惩罚，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起身从柜顶上拿下一大捆编了号的信件——原来是被他扣下了。凶保卫威胁说，如果这种扰乱学校正常邮政秩序的事不停止，他就要把这些东西交到系里，交给学校。一想到老师们下课后凑在一起，分头阅读徐晨那些把我叫做小兔饼干的情书的景象，我简直就要当场昏倒。为了不使这种情况发生，我使出浑身解数，认错哀求，赌咒发誓，说这些信不过是连载的小说，是为了提高我的文学修养，以后保证改用其他方式，保证不再发生，他终于满腹狐疑地把信交给了我。

情书轰炸结束以后，我依然不能安心，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作为一个摩羯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得体的行为，而这恰恰是徐晨的拿手好戏。

果然。

一天中午，吃完午饭回来我就看见一摞来信放在宿舍的桌上，有我的，也有别人的。我随手翻着，忽然一个信封上熟悉的字体跳了出来——是徐晨写给魏红的！绝对没错，就算徐晨再加掩饰我也认得出他的字体，更别说他写得工工整整，丝毫没有掩饰的意思。我的脸涨得通红——他又要干什么？他又要耍什么花招？他让我在学校里丢人现眼还不够，还要闹到宿舍来？就在我犹豫不决，不知是该吃了它，还是烧了它的时候，魏红拿着饭盆进来了。我手里紧捏着那封信，打定主意决不能给她。

“魏红，是徐晨写的！——有你一封信，我不想让他麻烦你，我拿走了。”

我语无伦次地说完，不等她的反应便拿着信跑了。

在中午安静的小花园里我读了那封信，然后把它们撕成碎片。我和徐晨总是约在外面见面，他和魏红并不熟悉，当然他知道宿舍里每个人的名字和她们的故事，是我说的。在那封信里，徐晨准备扮演一个勾引者的角色，勾引我同宿舍的一个女生，他甚至还写了一首诗！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拙劣，更让人讨厌的方式——如果他想让我回头。

我跟魏红没再提过这件事，她也没有。我是因为羞愧。

后来，徐晨终于宣布结束我们之间的战争，把我留在他那儿的的东西一股脑地还了回来，在那些写了字的旧电影票，生日卡和玩具熊中间，我发现了魏红写给徐晨的信。魏红在信里说我没有权力拿走徐晨写给她的信，这是对她人权的侵犯，她为此很不高兴。我和魏红一直是不错的朋友，那是我第一次明白人和人是怎样的缺乏了解。

“那时候我要再努把劲儿，就把你们宿舍那个什么红勾搭到手了。”十年以后的徐晨有一天想起了这码事儿。

“放心吧，一点儿戏都没有，她比你老练十倍。”

“可能你说得对。”

他到底还是比十年前有了进步。

悲观主义的花朵 10

我忘了说，徐晨生在春天，双鱼座，被爱和幻想包围的海王星主宰。他身上有许多品质我一直不能理解，因为他是水，而我是土。

徐晨大学时读的专业是数学，在闹了两年试图转到中文系未遂以后，每学期末潜入学院的印刷车间偷试卷，如此混到了毕业。这为他在学校赢得了天才的名声——长期旷课，到了学期末书还是新的，但门门考试都过。他家里的电脑整日开着，但作用和我的一样——用来写作。他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写作者。

大学毕业以后有那么一阵子，他对钱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完全不亚于他对文学的热情。他不厌其烦的谈论钱，谈论道听途说来的有钱人的生活，谈论物质的无穷魅力，并且开始只在名店购置衣服。初次见面的人听到他那个时期的腔调，会对他产生市侩的印象，我差点认为这家伙完蛋了。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对他的话并不当真的习惯，他的金钱和他的爱情、他的文学一样都是一大堆闪亮的梦想。他列出许多通向致富之路的计划，每个计划都详尽地设计出实施细节和步骤，听起来全都真实可信，十分诱人。其实这和他上大学时，有一次要成立一个叫“野孩子”的乐队，又有一次要骗他爸爸的钱拍电影同出一辙。

曾经有两三年的时间，徐晨在成为一个作家还是成为一个企业精英之间左右为难，他只比较最成功的作家和最成功的企业精英之间的差别，而丝毫不考虑不成功的作家和不成功的企业精英之间的差别，以及自己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我得说他对他自己和人生都充满了偏见！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他决定一边读MBA，一边写作，一边购置西装，一边在摊上买牛仔裤。他就此事曾多次征求我的意见，但是对我的意见充耳不闻。

当然他有才能，但肯定不是天才。他的MBA没有读下来，少年成名的机会也失去了。如果徐晨后来没有成为一个作家，我是否会感到

失望？答案是肯定的，这对我来说不是偏见，而是常识。我时常觉得他不可思议——还有什么可考虑的？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他生来就注定了该干这个——写作是唯一能使他的幻想具有意义，成为有形之物的途径。而在其他情况下，他天真的脑袋会使他遭到没顶之灾。

摩羯座的人总是清醒冷静的，而双鱼，他们糊涂，拿不定主意，三心二意。

是爱眉告诉我的。

所有关于星座的事都是爱眉告诉我的。

悲观主义的花朵 11

爱眉的身体是对世界的感应器，这台机器如此精密，使她能捕捉到风中带来的气息，树木枯荣带来的气息，人的气息，星体在运行中相遇而形成的引力，某种强烈的愿望带来的空气的颤动。她的身体像一根柔软的丝线，每一点动静都能使她激烈地抖动，她被这些抖动折磨得心力交瘁，没有哪个星期，哪个月她是健康而安宁的，她被她敏感的身体拖累，失眠、头疼，便秘，浑身不适，精神恍惚。能够治愈她的唯一办法就是关闭这台敏感机器感应世界的触角，而这，是她死也不干的。

每次爱眉噓噓叨叨地谈论她什么地方不舒服，空气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听，说实话没有比身体的感觉更难交流了。但是每次她说完，我都会劝她：“去一个没人的地方种一年菜，你什么毛病就都好了。”

话是这么说，可你做不了违反你本性的事。

认识爱眉是在大学毕业以后。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该怎么描述我那时的生活呢？如果我有刘震云的胸怀和文笔，就可以写一篇《单位》，可惜我不行。在出版社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我是一个懒散随便，迟到早退，不求上进的典型。常常有老同志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说年轻人不懂得爱惜自己，不懂得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一个摩羯座的人不懂得爱惜自己？不懂得努力工作的重要性？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的出版社位于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旁边，每天中午吃过饭，编辑们便三五结伴去批发市场买菜，共同讨价还价，然后提回许多葱绿水灵低于零售价的蔬菜。下午的时候，你常常可以看见办公室里几位同志围坐在一起摘菠菜，剥青豆，如果你聪明便能明悉其中人际关系的玄机，谁和谁投契，谁和谁不对付，在这些摘菜的闲聊中，造就了许多恩怨是非。

这里面的确有很多故事，但是都与我无关。当然，不止一次有人邀请我一起去买菜，我拒绝了。中午，我独自坐在阴冷的办公室里，想，再不会有比这更糟的生活了。再这样过两年，没准哪天我就会接受买菜的邀请，然后一步一步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所以，没什么可犹豫的，我辞了职。

我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靠写作为生，什么都写，那时候这种人已经多了起来。

爱眉是一家杂志的编辑，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爱眉喜欢和明朗的人在一起，这样她那台感应器也会让她自己变得明朗愉快。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明朗的人，如果让我自己说我认为不是。

“你是另一种——你有很强的生命力，看见了吗？你有两条生命线，其中一条还是双线。这很少见。”

我得意地举着自己的手掌，朝着阳光：“真的？！”

“但是你放心，老天不会平白地给你任何东西，他既然给了你比别人更强的承受力，他也会给你比别人更大的考验。”

更大的考验！

你可能并不把爱眉的话当真，认为她只是那么一说，我可不这么想。

爱眉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获得的直觉能力是令人恐惧的。

就说李平这件事吧。

李平是朋友的朋友，因为为人风趣，有什么凑趣的事，大家都爱叫着他。那年他好好地开着一家广告公司，而且接下了一单大活——筹办冰岛另类女皇比约克的北京演唱会。他找到我，希望能帮忙组织一些文章，当时我正忙着写剧本，就把他介绍给了爱眉。而爱眉那个正犯头疼，无力帮忙，又把他推荐给了另一个朋友。这单活最后到底是谁接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演出的时候我去了。比约克的水桶腰穿着一件粉红绸子连衣裙，唱歌的时候站着一动不动，把渴望挥手晃

动，大声尖叫的观众生生凉在那儿，气氛总也热不起来。但是我喜欢她，她那奇特的嗓音穿透空气针一样钻进你心里，让你莫名惊讶，动弹不得，不由不赞叹还站在那儿来回摇晃的那些家伙心脏真是坚强。

演唱会不成功，因为没有赚到钱。

一个月以后，爱眉的头疼有了好转，我们约了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她说：“上次你让他找我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啊？”

“就是那个要开演唱会的。”

“李平。”

“对，开了吗？”

“开了，你不知道？”

“我这个月的头简直就是……”

为了不让她继续谈她的头，我说：“我去看了，挺棒的。”

“是嘛。那天我本来就难受，一看见他——好家伙！”

“怎么了？”

“满脸?气。”

“李平？”

“可不。”

我有点服她了：“好像是亏了钱。”

“是吧。”爱眉点点头，好像很欣慰。

后来我明白，爱眉的欣慰不是因为自己看得准，而是庆幸没有发生更不妙的事。

但是——从那次以后我再没见过李平，别的人也没有。他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见了踪影。过去听音乐会，看演出的时候常常能遇到他，那以后再也没有过。他的公司据说转让给了别人，而他不知去向。我向很多人打听他，也有很多别的人向我打听他，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他不见了！我并不认为他的人身安全有什么问题，他只是从这个圈子里消失了。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爱眉认为大多数人都具有更多的感知世界的能力，只是它们被封闭了，没有开启。既然夏天炎热的空气使你烦躁，北欧的忧郁症患者远远高于热带，那么如此巨大复杂的行星运动不可能不对你产生影响。无论是占星，批八字，看相都是完全唯物的，你不相信，只能说明你目光短浅，如同一个视力好的人和一个视力差的人，看到的东西自然不同。

这就是爱眉，后面还会讲到她。

悲观主义的花朵 12

离开徐晨以后，我过了一段单纯的日子，因为疲倦，找了个温和优雅的男友，然后厌倦了，重新渴望与众不同的生活。

我把那段日子叫做“红舞鞋时期”，

“红舞鞋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没心没肺，肆意妄为，带来的显著特征是男友众多。

如果坎黛斯·布殊奈尔把这写入她的专栏《Sex and the City》，她肯定会这么描述：“有一阵子这女孩选中三个男人，分一、三、五和他们上床，这样还剩下四天的时间无所事事。关于空闲的这四天时间她当时想出两种办法，一种是再找三个男友，或者一星期和他们每人上床两次，剩下的一天作为休息。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行，前一种是因为她心不在焉常常叫错名字，记错约会。而后者，则需要他们对她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在开头就说过了，人的欲望前后矛盾，瞬息万变，混乱不堪，牵着你的鼻子让你疲于奔命。对于人类来说，欲望和厌倦是两大支柱，交替出现支撑着我们的人生。一切选择都与这两样东西有关。但是吸血僵尸不是，他们只有欲望，从不厌倦，也就绝少背叛。他们是我喜欢的种类。

在那段日子里，我遇到过很多不错的人，当然也有很糟的。这都是我现在的想法，那时候他们的好坏我毫不在意，只要有一点吸引力就行，那可能是微笑时嘴角的皱纹，某种疲倦的神情，某个背身而去的孤单背影，什么都有可能。

李寿全有一首歌，那时候常常听的，歌名忘了，只记得第一句：“曾有一顿晚餐和一张床，在什么时间地点和哪个对象，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

我就像那个穿上了红舞鞋的村姑，风一般的旋转而去，不为任何东西停下脚步，不为快乐，不为温暖，不为欣喜，也不为爱。

也许我错过了很多东西，谁知道呢。

很多年以后，在街头遇到一个“红舞鞋”男友，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我对他的印象是不停地抽烟和一双修长漂亮的手，两三句寒暄之后，他突然说：“嫁给我吧。”说实话，我当时真想说：“好的。”就像在电影里一样，然后和他手拉手互相注视背身而去，在阳光的大道上越行越远，音乐起，推出“剧终”，好莱坞式的完美结局！它至少应该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一次！我当时一边这么想一边站在大街上傻笑着。

但是红舞鞋终会变成一双难看的破鞋，为了摆脱它那可怜的女孩砍掉了自己的双脚！2002年初春，一个叫做Kneehigh Theatre的英国剧团来演过这出戏，屠夫拿了把锃亮的杀猪刀（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真刀，擦在地上正冒火星）对着女孩脚比划来比划去，明知道他不会真砍，还是看得我心惊肉跳。

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幸福境界的门匙，放纵肯定更不是。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悲观主义的花朵 13

再次见到陈天的时候，我刚刚跟所有的男友断绝了关系，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整天不出门，不说话，只是关着门看书。我的一居室在父母隔壁，每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来敲我的门，而我总是不吭声假装不在。

我戴着耳机反反复复听TEARFORFEARS的一首歌

Everybodywantstoruletheworld,

不停地听：

“欢迎来到你的人生，

这是一条不归路。

大幕已经拉开，

你得扮演好你的角色……”

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悲观厌世。

当然，我一直是个悲观主义者，认为这个非我所愿而来，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个不折不扣的负担。只是凭着悲壮的热情和保持尊严的企图，我才背起了这个负担，同样出于尊严还要要求自己背得又稳又好。但那阵子我对这个工作失去了热情。

我试图寻找意义。

在这里我应该引用叔本华《悲观论集》的所有句子，但是还是算了吧。你一定已经读过，就算没读过，也可以找来读。

这种幽闭的生活过了两、三个月，唯一能够安慰我的便是看书，听歌和看碟——总之，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叔本华说的没错，对于人类来说最好的安慰剂就是知道你的痛苦并不特殊，有很多很多人，甚至许许多多杰出的人都像你一样忍受着同样的痛苦和不幸，忍受着这个充满虚无的人生。

就是在那时我认定艺术家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他们替不善表达的人说出了他们的感受，和善于表达的人取得了共鸣，而对于那些毫无

知觉的人，应该恭喜他们，就让他们那样下去吧。

那年春天来到的时候，我对痛苦和沉思感到厌倦了，站在中午耀眼的阳光里眯起眼睛，我简直不能想象我会干出那样的事——深夜跑到结了冰的什刹海，整小时地躺在冰面上，试图让深夜的寒冰冷却我身体里燃烧的痛苦，那痛苦无影无形，却如影相随，不知道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后面去了哪儿。也许它是迷了路，偶然撞到了我身上，因为没有任何现实的原因，也就找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这让它显得格外可怕。我敢说，我准是碰上了人们所说的“形而上的痛苦”。在这痛苦里我失去了所有的优雅作风，躺在冰面上大声喊叫，用了所有的力气大声喊叫，希望身体里的痛苦能够通过我的喊叫消散出去。

那天夜里四周寂静无声，没有任何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打扰我或挽救我，任由我呻吟嗥叫——那时候的什刹海没有路灯，没有栅栏，也没有寒冬夜行人。

多年以后，当抑郁症席卷北京，身边的朋友纷纷倒下，饭桌上的谈话变成比较“罗拉”、“百忧解”和“圣约翰草”的药性时，我才想到那个冬天我可能得了忧郁症。那痛苦可能完全是形而下的而不是形而上的，但当时我们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冬天结束，我把厚重的衣服收进柜子，花了很长时间在镜子前琢磨我的新衣。我那么专注于衣服颜色和样式的搭配，半天才发觉我竟然很有兴致！——也就是说它不见了！折磨了我一个冬天的痛苦不见了，我不知道它是走了，还是我已经对它习惯了。总之，我不再老想着它了！

好吧，既然我活着这件事已经不可改变，那么开始吧，大幕已经拉开，我得扮演好我的角色……

悲观主义的花朵 14

没想到我的第一个观众是陈天。

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陈天坐在窗前的大桌子后面，从正看着的稿件上抬起头，笑了。

“长大了。”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一点儿都没变。”

“你可老了。”我向他微笑心里这么想。

我得先说我是去干什么的。

因为一个冬天的禁闭和思考，我基本得出了与浮士德博士相同的结论——人生唯一能带来充实感的事情就是创造，我既然要度过这个人生就得依赖这种充实感，这种“幸福的预感”，而我既无力“开拓疆土”，只会写作，只能写作，只有写作。于是我痛下决心，从此远离风月情事，远离情感纠缠，远离那些毫无意义的人间琐事，让写作凌驾于一切之上。

我当然知道创造除了需要决心之外，更需要的是“才能”，“才能”这件事说起来可跟你的努力，你的愿望都关系不大。想到此处我冷汗直冒，马上就想抄起电话打给爱眉，让她就我的金星相位谈谈我的艺术才能。可是如果她说我的相位不佳我可怎么办？我该怎么打发我的人生？

我的决心已经下了两个多月，每天对着自己的大堆手稿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出去推销自己，还是该关在家里笔耕不止。写作对我是爱好，有人习惯手里夹一支烟，我喜欢手里拿一根笔，从小如此便成了自娱自乐。少年时代我曾断言徐晨是一个作家，对自己却缺少这种期望。我决定，从现在起再不把我的写作热情浪费在情书上了！如果这是我唯一会的东西，我也只好拿它闯荡世界了。

在我给杂志写专栏，给广告公司写策划，给影视公司写了几个有始无终的电影剧本的那段日子里，郭郭的电话找到了我。

“我们公司各种人都要！”她说，“下星期把你写的东西给我一些，我交给我们艺术总监看看。”

“好。”

郭郭是我大学的高班同学，在一家叫“天天向上”的文化公司里作策划，她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公司找一群年轻写手，写什么的都要，因为“天天向上”的业务包括出书，办杂志，作剧本策划，制作电影、电视剧，也为作家作代理，你能想象出的事它都干，那两年，这种文化公司多如牛毛，所有有点声望的文化人都开了这么个公司。

“我们公司的艺术总监是陈天。”郭郭最后说。

星期一，我把一个电影剧本交给郭郭，那是在出版社无所事事时写的。下一个星期一，郭郭打电话来，说他们的艺术总监明天约我去公司见面。

我如约前往。

悲观主义的花朵 15

《圆形棒棒糖》——我的剧本被陈天从一摞稿件中拽出来，拿着它坐到我旁边。

“真长大了，会写剧本了。”

他笑吟吟地看着我，我没吭声——倚老卖老嘛！

“怎么想起写这么个故事？”

“没什么，瞎编的。”

“瞎编的？我还以为是自传呢。”

他不怀好意地笑着，我也笑了。

《圆形棒棒糖》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孩挽救一个酒鬼作家的故事，作家总是喝酒，而女孩总是叼着一根圆形的棒棒糖，在最后的日子里，年轻女孩因误杀一个纠缠她的坏男人被关进了监狱，而垂死的老作家还握着一根棒棒糖等待她的到来……

“要拥有自己的语言是很难的事。”陈天收起脸上的笑容，正色道，“但是也很重要。”

他是说我缺乏自己的语言方式吗？他是这个意思。十足小说家的口气！剧本并不需要自己的语言方式，剧本寻求的是敏捷的表达，只有导演才看剧本，导演看的也不是你的语言方式，导演才需要自己的语言方式呢！

我像个乖女孩那样坐着，什么也没说。

“写得不错。”他最后总结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代理，向别人推荐这个剧本，我们公司收20%代理费。怎么样？”

“好。”

“同意了？那签个合同吧。”陈天起身招呼他的女秘书把合同送到了我眼前，“看看吧。”

我强装镇静地拿起合同，努力集中精力向下读，我没想到事情这么简单，管它呢，反正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没问题。”我努力使自己显得老练。

“那签字吧。”

他在边上看着我，我知道我的样子让他觉得有趣，有趣就有趣吧，他的优势明摆着，我不必计较。

我签了字，他也签了，合同交给了女秘书去盖章。

“好，这件事完了，还有一件事——这儿有个故事，你能在两个月之内写成剧本吗？”

我走出“天天向上”的时候，忽然有了另一个想法，对于“创造”我不敢说什么，但至少我可以追逐世俗的成功，这不会比“创造”更难吧。好吧，让我们来加入这争名逐利的人生洪流吧！谁打扰我我就把他一脚踢开，这才是摩羯座本色！

悲观主义的花朵 16(1)

星期六我打电话请郭郭吃饭，郭郭说她下午要去看一个展览，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说好啊，看完展览再吃饭。我们约了在官园见面一起坐车去。

郭郭是个巨能说的女孩，精力旺盛，对一切事充满兴趣，我们见面不到半个小时，我便对她这两年的生活以及感情经历了如指掌。她问我是否经常看美术展览？我就跟她说我从小就对美术深怀兴趣，小学画的水墨熊猫得奖就别提了，上中学的时候跟一个美院的学生学素描，铅笔擦在粗糙白纸上的感觉让人愉快，一笔接一笔，连声音都十分悦耳。我不是个耐心的人，但画画的时候却心静如水，不厌其烦。那个美院的学生认为我画得不错，可也看不出什么不能埋没的才能，画了两年也就算了。后来唯一一次重拾这个乐趣，是和一个画画的男孩恋爱以后。我们曾经一起背了画箱去野外写生，我在他旁边支了个画框，有模有样地画着，引来不少过路的农民围观。从和那个男孩分手，我对美术的兴趣就只剩下看展览了。

描，铅笔擦在粗糙白纸上的感觉让人愉快，一笔接一笔，连声音都十分悦耳。我不是个耐心的人，但画画的时候却心静如水，不厌其烦。那个美院的学生认为我画得不错，可也看不出什么不能埋没的才能，画了两年也就算了。后来唯一一次重拾这个乐趣，是和一个画画的男孩恋爱以后。我们曾经一起背了画箱去野外写生，我在他旁边支了个画框，有模有样地画着，引来不少过路的农民围观。从和那个男孩分手，我对美术的兴趣就只剩下看展览了。

我的谈话能力完全因对手而定，有了郭郭自然是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很是热闹，郭郭说到陈天，总的意思是觉得他不错，很有趣。

我们拿着请柬，边走边聊，颇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位于东单附近的XX胡同23号，可那儿怎么看都是个大杂院，不知道展览在何处，门口也没有任何指示。我们在门口犹豫的时候，只见几个长头发大胡子的人朝这边走来，我知道对了，只要跟着他们就行，果然，他们熟门熟路地进了院子，三拐两拐地来到一个门前，不用说了，门口还站着好几个跟他们类似的人，原来是个私人画展。

进了门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房子倒是般般，但收拾得很有味道，花草门廊，错落有致，院子中间挂着七八个鸟笼，这些鸟笼可非同一般，上面长满了白色的胶皮奶嘴，密密麻麻，又是怪异又是好看。满院子的艺术青年和艺术中年就在这些奶嘴下面走来走去，交谈

寒暄。如果你对现代艺术有点常识你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些长奶嘴的鸟笼就是今天的展品之一。

在这种场合，没有比干站着更惨的了，展览十分钟就看完了，剩下的时间大家就拼命和别人交谈，显出和所有人都很熟的样子。郭郭肯定是没有问题，跟谁都能聊，这些人中间我也认识几个，于是也加入了奶嘴下晒太阳的行列，跟着大家点头寒暄，接受名片。

“阿波罗—赵。”我从名片上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大脑袋的阿波罗，他除了脸盘子大，头发向外发射般地竖着这两点之外，看不出他和太阳神的关系。

“那边那位是我夫人。”他指着远处一个披着黑色披肩的女子。

“您夫人不会叫维纳斯吧。”

“你们认识？”

“还没这个荣幸。”

阿波罗赵又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维纳斯—孙”——居然不幸言中。

“你们一家把美、艺术、爱情全占了，我们怎么办啊？”我逗他。

阿波罗赵腼腆地笑了：“没什么，没什么。”

他这么坦然倒显得我小气了，爱眉这时进了院子。

“爱眉，爱眉！”我招呼她，把她介绍给郭郭，两人马上聊了起来。爱眉的父母都是画画的，都画国画。爱眉出于对家里堆得到处都是的笔墨纸砚的反抗，除国画之外的所有美术门类都感兴趣。

每次到这种场合我都会赞叹爱眉的社交才能，她跟谁都有得说，跟谁都说得来，而且全都轻松自如，我就僵硬多了，不是滔滔不绝，就是一言不发。

“当然了，我是双子座。”爱眉说。

“我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去乡下种菜了。”

“嗯，我需要活人。”

“活人，说得真恐怖，你不会吃他们吧。”

爱眉好脾气地笑：“反正不交谈我绝对受不了。”

郭郭是爱说话，爱眉是爱交谈，这两者之间有些差别。

我们都认识的一个画家周良神气地带着个外国女人向我们走了过来，他面色黝黑，脑后有辫，说话大舌头，但颇有活动能力。

“这是卡瑟琳，美国使馆文化处的。”

我们都向那个瘦小的黄毛女人点头。

“这是陶然，这是爱眉，她们是搞文学的，批评家。”

“我可不是。”我一点亏都不肯吃。

“今天有你的东西吗？”爱眉问。

“有啊，你们还没看呢？靠墙那七八副都是我的作品。”

我侧过头，墙边的确树着七八副大画，它们看起来全都一模一样？以致被我忽略了。

“你画的是什么？它们看起来像是——葫芦。”我指着画布上的一个个连环的圆圈问。

“你挺有艺术感觉的嘛。”

“不敢当。”

“——就是葫芦。”

“果然。你为什么画这么多葫芦？”我用手画着圆圈。

“这是我的新画风，葫芦代表中国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那种形而上的，飘的东西，是一种八卦，八卦风格。葫芦蕴涵了很深的哲学意义，它的弧形两个象征连在一起，这种连法代表的哲学，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连法儿……”

我很难告诉你周良到底说了什么，因为凭我的复述，这些话好像有了点逻辑关系，但是我敢保证，他说的时候绝对没有。

悲观主义的花朵 16(2)

郑良的阐述被一场行为艺术打断了。大家把一满脸粗糙、年龄不清的男人围在中间，他下身赤裸，软塌塌的生殖器上拴了一根绳，绳子的另一端绑着一只小鸟，那可怜的小鸟肯定是受了惊吓，扑腾着翅膀上下左右飞蹿，带着那裹着包皮的黑东西来回乱抖。

“题目是：‘我的小鸟一去无影踪’。”爱眉在念一份介绍，“小鸟不是在那儿呢吗？”

“没看见有人在边上拿了把剪子准备嘛？”郭郭提醒她。

“噢，看见了。你说他是要剪线，还是剪鸡巴？剪线就无聊了，剪那玩意还有点意思。”

“走吧，会让我对男人丧失兴趣的。”我拉爱眉。

我和郭郭爱眉出门以后，周良还在后面喊：“再待会儿吧，一会儿艺术家们要出去吃饭。”

我们决定放弃和艺术家们一起吃饭的机会。

“你说，你倒说说，你认识的画画的人多，是不是我有偏见？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落——‘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连法儿’！老天爷，这是什么话？！他有一次给我写过一张便签，说他晚上要去看话剧，知道是哪两个字吗？‘化剧’，‘化学’的‘化’，‘剧’字倒是写对了。有一些字是可以写错的，比如说‘兴高采烈’的‘采’，但是有一些字是不可能写错的，除非他是个白痴！你说他是不是个白痴？或者我有偏见，我有文化歧视。画画的人都这样吗？他们因为不会用语言和文字表达，所以才画画的？”

我在吃饭的桌子对面朝爱眉挥舞着筷子。

“是嘛？是嘛？他真的这么写的？”郭郭大叫。

“肯定不能这么说，画家中有学识善表达的人大有人在，多了，比如惠斯勒，你爱的王尔德还抄袭他呢。”

“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爱他了，他的俏皮话太多，真正谈得上观点的东西太少。不说他。”

“当然像周良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有一种说法——最无学识，最没文化的人是最有天赋的艺术家……”

“比如卢梭。”郭郭说。

“比如卢梭。”

“可是你说他是卢梭吗？他是真的有才能只是表达不出来，还是根本就是白痴？”我说。

“这个有待时间的考验。”

“我看他多半是个白痴。”郭郭肯定地说。

“我小时候天天见的都是画画的人，后来我父母叫我学画，我死活不肯，因为很多人都像周良这样，我看不上，我喜欢用语言表达。不过后来我的确遇到过几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他们什么也说不清。”

“你认识许仙嘛？他就是这样的人！”

“好吧，那我们再看看吧。”我表示同意，但仍坚持说，“幸好我没学画画，每天和说蠢话的人在一起我会发疯的。”

“跟美术相比，你肯定更有语言才能。”

我打出租送爱眉回家的时候，她说。

“你敢说？”

“你自己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步能算‘才能’。我的金星怎么样？”

“这得绘制星宫图，把你的九颗星星都放上去看它们的相位。”

“这么复杂？什么时候你有空，等你头不疼的时候，我想知道！”

“行。”

——有爱眉这样的朋友能解决多少人生的难题啊！

“要相信你的直觉，你有直觉能力。”爱眉下车的时候说。

悲观主义的花朵 17

如果我真有爱眉所说的直觉能力，我得说陈天给我的这个故事是个狗屎，一个中学生爱上了他的女老师，假模假式的性觉醒，矫揉造作，莫名其妙。还得避免过激的行为，避免实质性的接触，偷看女老师换衣服是肯定不行了，寄匿名情书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审查。

我把剧本大纲给陈天的时候，他沉吟着，我就把这些话跟他说，当然没提“狗屎”。

“香港人，他们出钱拍这个电影。”他言简意赅，“编剧嘛，是个职业，你要不要写它？”

“要。”

我回答的这么干脆把他逗乐了：“我们当然可以弄自己喜欢的东西，女孩挽救作家呀什么的……”他讽刺我，“不过你还年轻，锻炼锻炼，挣点钱也不是坏事。”

“多谢指点。”

“不过要用心写。”他挥了挥手里的大纲。

“我回去重写。把港式段落删掉，写一个青涩的初恋故事如何？”

“好，我看这个你在行。”

我忍住了不跟他斗嘴，很正经地说：“下星期给你。”

“跟我出去吃饭吗？我要去见两个人。”他抬头看看墙上的钟，轻描淡写地说。

我脑袋里的警铃颤动起来，一闪一闪地亮着红灯，我给了他两秒钟的犹豫，回答说：“不了，我回家。”

“聪明，其实我也懒得见他们，可是不行。”

他拿出一副对待同龄人的态度把我送到门口，伸手帮我开门。

“下星期见。”

——要相信直觉，我的直觉告诉我，和陈天保持距离。

陈天有个坏名声，喜欢女人是许多艺术家的坏名声。这个坏名声证明他们是性情中人，证明他们情感炽烈，热爱美好的事物并且真挚忘我。我相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对这个名声并不反感，像徐晨这样的作家还努力保持这个坏名声呢。（混迹其中的下流胚除外，我从不谈论下流胚。）

不是道德禁忌，别跟一个喜欢拜伦的人提什么道德禁忌，对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们有自己的准则。我的问题是我已经说过我要远离风月情事，也就该远离那些情种，特别是那些还满不错的情种。

悲观主义的花朵 18

一个半月以后，我如期完成剧本，起名叫《小童的天空》，小童是那个爱上女老师的中学生。剧本交给陈天的时候，他很高兴，说很少有编剧提前完稿。除了这个，他没提什么意见，说等香港人看了再说。

写作是一件内耗的工作，让人身心疲惫，而放松身心的办法有人是喝酒作乐，而我是散步做爱。我每天散步，在散步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做爱。我认为身体放松的时候大脑才能很好地运转，当然，有个限制——做爱的时候只能用身体，不能用心，写剧本需要冷静。

那阵子，我和一个叫亚东的男孩有过一段交往。

亚东沉默寡言，有种处乱不惊的冷静，是我偏好的类型。这种人我一眼就能从人堆里拣出来。在一个酒吧不知为什么的莫名聚会里我们没说上两句话，但还是在离开前互相留了电话。两个星期以后我打电话给他，我们一起出去吃了饭，饭后去了一家台球厅，他手把手教了我两个小时的台球。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不论长短，都会形成一种特定的方式，就像是计算机的默认值，一启动就是这个模式，大家都省事。我和亚东的默认值是——不谈论感情，不介入对方生活，由我打电话定约会，不一起过夜。

这种默认值使我在决定不和男人来往的时候，没有把亚东算在其中。

剧本快写完的时候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亚东约他见面，他犹豫了一下，问我什么时候。

傍晚时分，他如约来到我的小屋，迟到了四十分钟。他没解释，我也没问，我们像往常一样做爱。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我打开台灯，知道自己又可以安静地写上一阵子，心满意足地靠在床边看他穿衣服。

他背对我，忽然说：“刚才迟到了，下午我在做婚前检查。”

“你说什么？”我的脑袋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去了，被他这句话拉了回来。

“我明天结婚。”

就算我一贯镇静如常，也还是愣了一下。

他转过身看着我，表情依然平淡，但我看得出他对他的话产生的效果很满意。

我知道我该说点什么：“你们看了那个他们说很恶心的成人毛片吗？下午？”

“没看，要不然还得晚。正好有一拨人看完出来，我们就假装已经看过了，盖了个章。”

“好运气。”我把衣服扣好，“那么，明天你是去登记？”

“上午登记，晚上请客。”

“那你有很多事要办吧，准备衣服，还得做头发？”我说着，发觉说的都是关于结婚最蠢的想法，只得作罢。“我不知道.....反正肯定得干点什么。”

他在床边坐下，吻我，深情的样子，久久不肯放开，让我惊讶。我想他是有意的，他要这样做，所以我其实用不着说什么，为耽误他而道歉就更可笑了。

“打电话给我，什么也不会改变。”临走的时候他说。

那天晚上，我只写了几行字就停了手，因为不对头。我一直在想亚东的事，想知道他到底出于何种理由要丢下他的新娘跑到我这儿来。为了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不愿意拒绝我？他的婚姻是非他所愿的？我对他的私事一无所知，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不是出于爱，我们之间的一切与爱差着十万八千里呢。那么只有一个解释，他是为了向他自己证明他是不可改变的，为自己的生活制造一点戏剧性；要不他就是天性冷漠，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神圣，值得倾注心血的东西。那就可怕了，我喜欢冷静的人，但极端讨厌冷漠的人。

什么也不会改变，还是改变了，他不是我要的人，我要的是冷静面孔下燃烧的炽热灵魂。当然，是我太苛刻了，我并不了解他，他只是一个伙伴，应该说还是个不错的伙伴呢。算了吧，这个精挑细选的男友一样让我分神，与其关心他，还不如关心我的剧本呢。

我伸手想拨电话的时候电话响了，是爱眉，她有个好消息报告我，是关于我的金星的。

“你的金星与土星呈60度角，在星宫图里，这个分相最以表示艺术方面的卓越技巧，土星为金星唯美的审美观带来更坚毅固执的诠释，而你星座的主星就是土星，所以它们十分和谐，并无冲突……”

“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剧本肯定没问题！”我马上把亚东忘到脑后去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19

星期三下午，我在陈天的办公室见到了刚下飞机的香港监制。他和陈天年纪相仿，保养得红光满面，一副商人派头，据说是香港最有钱的导演之一。

“剧本还不错，基本上可以说很好。”

看，我早知道，别忘了金星和土星的交角。

“只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修改，比如说小童的父母离婚这条线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小童的女同桌倒很有意思，可以多点笔墨，再浪漫一点，我这儿刚好有个很好的人选可以演。这些我们可以再细谈谈。”

好说，小菜一碟。

“这次真是多谢陈先生了！”因为要考虑国语发音，香港人说话显得慢条斯理，“你们叫‘陈老师’？”

“人家写有我什么事儿。”

“多亏陈老师的指导。”我认真地表示。

“是。”香港人点头。

“拿我开心？”

对面的陈天居然红了脸，有趣。

晚上香港人在他下榻的昆仑饭店请客，陈天悠闲自得地靠在高背椅子上，还是那件皱皱巴巴，洗掉了色的外套，和周围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我不说话，只是吃，吃掉了一份北极贝，一份多春鱼，一份天妇罗，还要了一碗乌冬面。那年月，这东西贵得出奇，我基本上是照着吃大户的心理吃的。

陈天的特色是心情好的时候对人亲切无比，体贴入微，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冷嘲热讽爱答不理。那天赶上陈天心情特别好，把那香港人糊弄得马上就想和他刹血为盟、结义金兰，直吃到晚上十点半一顿饭才算告终。

“我送你回去。”

饭后我跟着他走到停车场，没推辞就坐进了车里，他发动他那辆半旧的标致上了三环路。

“行了，搞妥了。”

“多谢。”

“谢我？”

我朝他笑笑，他也就没说什么，算是接受了。

“他们的意见不算什么意见。”

“对，两天就改好。”

“你刚才跟他说两个星期。”

“我当然要这么说，要不然他们会觉得钱花得不值。”

“一个比一个精。”他居然语带责备，“现在我可以说说我的意见了。”

他停顿了一下，很严肃，我等着他开口。

“太简单。比原来他们的那个故事当然强，但是还是简单，我说的不是情节，而是整个氛围，没有周围环境给他的压抑感，没有社会氛围，没有意在言外的伸展感，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它们的意味应该在有限中无限延伸。”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得对，所以我没吱声。

“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他忽然侧头看了看我，怀疑地问道：“或者我们有代沟？你是故意这么写的？”

“不能说故意，但是我的确觉得这只是个简单的青春故事，肯定成不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以不必……我该怎么说？”

“还是代沟。”他断然地说。

我嘴角有了笑意，我们各有各的优势，他的优势是年长，我的优势是年轻。

“你看了《田园》吗？”他说的是他两年前曾经很招人议论的小说。

“没有。”

“嗯，那我就没法问你喜欢不喜欢了。”

“对。”

我可不急于恭维他。

“其实，我只看过你一部小说……”

“别说了，肯定是那个最差的东西，广为人知。”

“对。很久以前看的，是你那个英国文学研究生借给我的。”

“噢。”

我抿着嘴忍着笑，他侧过头看看我。

“你以前不这样。”

“什么样？”

“伶牙俐齿。我记得那时候你不大爱说话，善于低头。”

“不是，我一直这样。”

他又看了我一眼，我认为那眼神不同寻常，但我懒得去想。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在他面前表演过少女脱衣秀，完全不知道。

车一直开到我们家楼下。

“就按你自己的主意改吧。”我下车的时候他说。

“不是按我的意思，按香港人的意思。”

“说得对，我把这事忘了，算我没说。”

“哪里，受益匪浅。”

“伶牙俐齿。”

“再见。”

“再见。”

我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不大说话，善于低头，一种是心不在焉，一种是陷入了爱情。这两种情况还都没有发生。

悲观主义的花朵 20

过了一个星期陈天打电话来。

“喂，剧本改得怎么样了？”

“在改。”

“不是说两天就改好嘛？”

“看看能不能增加点社会氛围。”

“讽刺我？”

“没有，认真的。”

“明天晚上有个酒会，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合作伙伴办的，你有空来吗？”

我沉吟了一下，公司的酒会，那么说是公事。

“来吧，可以拿一套新书看看，都是刚翻译过来的新书。”

“好。在哪？”

“六点到公司来吧，我们一起去。”

电话再响，是郭郭打来打听一个同学的电话，我想该问问她酒会的事。

“明天的酒会你去吗？”

“酒会？”

“陈天打电话说是你们公司的什么合作伙伴。”

“啊，知道了，酒会没我的事儿，他叫你去你就去吧。那个女人，在追陈天呢！杜羽非。”

“什么？”

“那女的叫杜羽非，天天往公司跑，是个国外回来的什么女博士，要和公司合拍一个电视片，还要合出一套书，什么都想插一腿。”

“原来如此。”

“不过没戏，小沈的表姐说小沈在和陈天好着呢！”

“哦。”

“沈雪，你不认识？”

“噢，知道了。”沈雪是陈天的秘书，我见过几次，是个比我还小的女孩。

“小沈的表姐是个长舌妇，最爱传小话。”

郭郭提供的信息已经太多了，比我想知道的还多。

悲观主义的花朵 21

陈天的朋友，女的，杜羽非，矮个子，精力充沛，年轻的时候应该不难看，据说前夫是个著名的作曲。陈天把我介绍给她的时候，她显得非常热情，但是我知道她根本没把我当回事，第一眼打量她就认定了我的无足轻重，一个不起眼的小丫头，她的热情是对着陈天的。

我不知道陈天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这是为一套新出版的翻译图书举办的推广酒会，公司里并没有别的人来。我谁也不认识，陈天谁都认识，他不厌其烦把我介绍给这个人，那个

人，两个小时里始终不离我左右，我还真搞不懂他是怎么回事了。

“吃点东西吧。”

“你吃吧，我不太想吃。”我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自助毫无胃口。

“不好意思。”他说。

“怎么了？”

“我知道会很闷，所以才叫你来的，因为我必须得来。”

“以后别这样了，有好事再叫我行吗？”

“行。”

他端了吃的放在我面前，盘子里每样点心一点点，都是女人爱吃的东西。

“吃不下别的，吃点这个吧。”

叉子，刀子，餐巾纸放在盘子旁边。

“到底是情场老手，也真是难得。”

我这么想着不由轻轻笑了，没有女人在被男人照顾得如此周到时会不微笑。

“笑什么？”

“没什么。”

“你认识徐晨吗？”

我正吃盘子里的蛋达，陈天忽然在边上问。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放下蛋达抬起头，隔个几张桌子，徐晨正朝这边张望呢，我的眼神跟他碰个正着，向他点了点头，他则一脸撞破奸情的坏笑。

“我早就发现了，你认识的人颇多。”陈天一直在注意我的表情。

“绝对谈不上‘颇’，他是这儿我唯一认识的人，除了——你。”

“喜欢他的书吗？”

他倒真把我问住了，说喜欢，不喜欢都不对头。

“嗯，这个，挺好。”

“你们是一拨的。”

他居然有点嫉妒，恐怕是嫉妒我们一样年轻。

悲观主义的花朵 22

徐晨，在花了两年时间也没通过英语考试，MBA彻底泡汤以后，结束了他三心二意晃晃悠悠的生活，痛下决心闭门写作，终于如愿以偿地混进了作家队伍。他脑袋上顶着“年轻”两个字，自称“新新人类的总瓢把子”，在以后的几年以不可想象的速度迅速成名。

“酸死你！”我打电话祝贺新书出版的时候，指责他，“挺大的人，一滴露珠落在你脸上还以为是眼泪？！真敢写。”

“读者喜欢。”他洋洋得意。

“读者的牙也都酸掉了，连我这么酸的人都受不了。”

“谁让你在的少年时期就逼着我说酸话，现在改不过来了，不说就难受。”

“我逼你？我只不过是不幸被你选中充当听众罢了！现在你得意了，不但可以尽情地说，还能因此得到钱，得到读者的喜爱。”

“重要的是姑娘的喜爱。”

“对，这是你最关心的。”

“放心吧，这只是试探性的作品，看看读者都是些什么货色，真正有价值的我还藏着呢。”

“我拭目以待。”

那天的酒会以后，徐晨打电话来。

“你怎么又跟陈天混上了？”

“你不是知道我在给他们公司写剧本嘛？”

“跟这么老的人混多没劲儿。”

“我在工作。”我的气不打一处来，他总是能气着我，我回敬他，“再说也许我就喜欢老的呢？！”

“我早晚会取代他们，你等着瞧吧。”

他自说自话根本不理我，他总是这个样子，就是在他最爱我的时候，我都有种他在自得其乐，与我无关的感觉。在这点上陈天比他可

爱一百倍！我赌气地想着，不知为什么感到隐隐的难过。

悲观主义的花朵 23

那年徐晨二十八岁，单身，离异，有过一年莫名其妙的婚姻，这场婚姻对大家来说是件滑稽可笑的事，对他来说是什么我很难确定，因为他对此事的解释花样繁多。

第一次他向我解释说，当时他的小说需要一次婚姻的例证，他便和当时遇到的第一个女孩结了婚。一年后，他的小说写完，他的情绪也不再需要婚姻状态，于是便离了婚。

第二次他说，在那之前两个月他曾向我求婚被拒，他很高兴地听说我在得知他与刚遇到的陌生女孩结婚时极度震惊的反应，认为他的婚结得很值。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一年后也就离了。

第三次他告诉我：他当时和那个外号叫“小寡妇”的女孩的关系到了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和她结婚的地步，这使他极度恐惧。于是，在“小寡妇”出差到广州的时候，他把随便认识的一个并无多少姿色的女孩领回家。第二天早上，当这个第一次和人上床的女孩天真地请求他“咱们结婚吧”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这是个摆脱“小寡妇”的机会，便满口答应了。

对徐晨，我唯一相信的是他的善意，而对他的解释则通通不信。我们总是为自己的生活寻找借口，而我有幸地成为了他的借口之一。那一阵子他习惯于把他生活中的错误和痛苦统统归罪于我，这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求婚，而我为什么会拒绝。好在他离婚这件事的确和我扯不上干系，那一年里我既没见过他，也没打过电话，逃过了成为罪魁的可能。

关于他的离婚倒是有一种比较具体的说法。——“真是奇怪，我所有的朋友都不喜欢她。天天撺掇我离婚。结婚那会儿，我们一直都很穷，去外地装机器，每天补助才几块钱。结了一年婚，在一起也就半年。有一次和老大他们出去玩，打了两辆车，我付完了出租车钱，他们那辆车上的人没零钱，司机找不开，我就过去把钱付了，大概也就

二十多块钱，我老婆就急了，说他们都比我们有钱！后来这点事闹了好几天，说我不务正业，跟这帮混混来往。我也急了，冲口就说离婚。我老婆也倔得很，搞科技的，一根筋，说离就离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24

徐晨成了作家以后我见到他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因为生活圈子的接近。爱眉很喜欢徐晨，以一种鉴赏家的眼光对这个不可多得的样板怀有兴趣和好奇，常常就他的经历向我问东问西。

我呢，跟徐晨的一个朋友林木谈得十分投契，因为我们俩有个共同爱好——爱好吸血鬼。我们经常讨论这个话题，比比谁收集的吸血鬼电影多，哪一部最好。林木还喜欢“科学怪

人”，我对这个没兴趣，便把偶然买到的一张安迪沃霍监制的《弗兰肯斯坦》送给了他。他喜欢科学怪人不奇怪，弗兰肯斯坦一直是知识分子的道德问题——人能不能赋予其他东西以人的生命，有了克隆这玩意以后思考这个问题更加必要了。

吸血鬼不是道德问题，它更本质，所以我还是收集吸血鬼。

我最喜欢的吸血鬼电影人人都喜欢，是科波拉的《惊情四百年》，林木最喜欢的是二十年代德国导演茂瑙拍摄的《诺斯费拉图》，传说那部电影里的男主演是真的吸血鬼，他每天只在傍晚出现在片场，最后致使女演员在演完此片后销声匿迹。

我的身体想获得欲望的时候便会看《惊情四百年》，它会让身体的细胞颤动起来，里面的血液流动着，红色的，是吸血僵尸的最爱，生命的液化物，它们慢慢涌向欲望之地，涌向你生命中欲望的栖身之所。

吸血鬼电影包含了人类感兴趣的一切：爱情和性欲、信仰和背叛，暴力和嗜血，永生和救赎。美丽，恐怖，香艳的传奇。

在哈尔西博士带领众人捣毁教堂中德库拉的栖身之处时，德库拉化作一阵烟雾来和敏娜幽会了。敏娜已经睡熟，但她感到了德库拉的到来，她以为自己在发春梦，便顺从了自己的欲望，对他说她多么想他，多么渴望他的抚摸，无论他是谁，她都要和他在一起，
Always.....她是这么说的。

如果让杰米李·艾恩斯来饰演吸血鬼就完美无缺了，我马上就洗干净脖子伸过去让他咬，让他的尖牙刺进我柔软的皮肤吧，让他的欲望吸干我的鲜血吧，在你们认为我死去之后我将重生，然后跟着他漫游到时间的尽头。完美无缺。只有“永生”这件事有点让人讨厌，还是死去吧，在激情迸发的一刻死去，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死亡。

吸血鬼电影也是上好的三级片体裁，有了死亡的映衬，那些俗不可耐的淫声浪笑具有了一点趣味，想想吧，每一次亲吻都可能是致命的，色情也变得庄严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25

酒会一个星期以后，陈天再次打电话约我吃饭。

对话是如此进行的。

“写个喜剧吧，有没有喜剧故事？有人要呢。”

“有，要几个？”

“口气还挺大，说说我听听。”

“现在？”

“现在不行，我还有别的事，晚上吃饭讲给我听吧。”

“吃饭？”

“六点半，你在楼下等我。”

那天的整个下午我都心不在焉，在阳台上晒太阳，在阳光下一个一个地剪着指甲，对陈天这件事我拿不定主意。当然，我认为所有的正经事都是借口，是他的借口。而我呢，我希望为自己答应他的约会找到一个借口。情感的理由是不被认可的，我唯一接受的理由是工作。但是这又说不通，我完全可以对他说：“明天公司见。”

最终，还是另一个理由使我安静了下面，——躲避他的邀请，就是怯懦，球已经抛出来，不接就是失手，这对我的骄傲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好吧，摩羯座的人是从不退缩的，我害怕什么呢？我的人生就是为了接受挑战的。我站在街角，看着他的白色标致开过来在我身边停下。

悲观主义的花朵 26

我想谈谈直觉。

我的双手掌心有着相同的“十”字掌纹，它们和木星丘上“X”一起证明我有着超越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官之外的感受力，我们通常管这种感受力叫做“直觉”，或者“第六感”。爱眉在她的朋友中进行过一个统计，发现十个人中有九个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第六感。这充分说明了一个现象——人以群分，这些人像鲸鱼一样向外界发送着电波，寻找吸引他的同类，

和同类的人相处有着许多方便之处，至少可以省掉很多口舌，他们通常不需你做什么解释就信赖你的感觉而不刨根问底。

基于摩羯座希望把一切理性化的倾向，将直觉理性化成了我的一个沉重负担。对于直觉这个东西到底在我的生活中应该给予什么样的重视，值不值得重视，如果重视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一直是我难题。

关于直觉在生活中的典型例子是白衬衫事件。

有一个时期我非常热衷于白色的棉布衬衫，热衷于穿，也热衷于买，看到白色衬衫就要据为己有。这种衬衫穿起来干净简捷，伺候起来则十分麻烦。首先在盛产沙尘暴的北京它一天就脏，最多穿不过两天，再者它需要手洗，要它白又不能使用含氯的漂白剂，洗干净要在阳光下晒干而不能阴干，最困难的是要熨烫平整，因为是立体剪裁的时装样式，前后都是随形的折皱，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很难熨平。基于这么多原因我倾向于把白衬衫作为生活中的奢侈，对自己的奢侈。这十几件白亮亮，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衣服我总是亲自洗涤，然后送到外面的洗衣店熨平。说了这么多你一定明白了，白衬衫甚至体现了我对生活的态度。

有一天我偶然在崇文门的新世界商城买下了一件样式质地都堪称一流的白色长袖衬衫，而且价钱合理。我当时从商城穿过实属偶然，

我已经约了人七点钟见面，在六点五十二分的时候看到了这件衬衫，在四分钟之内把它买了下来，走到崇文饭店的大堂正好是七点整，那个约我写剧本的中影公司的人正在大堂里转悠呢。

写剧本的事纯属没谱，不过我觉得不虚此行，因为买了这件衬衫。晚上回到家，把它拿出来扔在床边的椅子上，准备明天送到洗衣店去熨。“369。”从衣服上把标牌剪下来的时候，我看着这个价钱，有个奇怪的念头：“如果他们把它熨坏，他们会照价赔偿。”

第二天下午我把白衬衫送到洗衣店，男店主正忙着，他的小男孩在洗衣店的台阶上跑上跑下。

“小心一点，不要弄脏了。”我嘱咐他。

“放心吧。”

“这太脏了。”我看着他的工作台，白色的垫布已经变成了灰色。

“我会挂起来熨的。”他保证说。

我对把这白得一尘不染的东西留在别人的脏衣服边上感到不放心，但也只得如此。

晚饭的时候我去取衣服，他才刚刚熨好，从衣钩上取下来给我，通常我是交了钱就走，从不细心打量，因此还丢过衣服。但那天出于奇怪的不安，我把衬衫举到眼前检查，马上就发现了领子上醒目的蓝色印迹。

“这是什么？”

发现了第一处，又发现了第二处，第三处，都在领子的显要位置。

“怎么回事？我不是说了让你小心一点吗？”

“我怕弄脏了，我是挂起来熨的。”店主很委屈的样子。

很快我在他的蒸汽熨斗上发现了同样的蓝色印迹，店主伸出手去蹭，被烫得猛地收回手。

“小心！”

“是复写纸。”他说。

是他开票用的复写纸被熨斗烫化，然后印到了衬衫上。

“我不是说了让你小心嘛。”我语气平淡，实际已经气昏了头。

“我把它洗干净，能弄掉，拿去漂一下就行。”

“不能漂。你不看洗涤说明吗？上面写着‘不能氯漂’。”

“氯？氯是什么意思？”

“总之，还有英语，写着‘不能漂白’。”

“白的，白的应该可以漂。你明天取吧，反正我给你弄掉就是。”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衣服拿走。

我拿着衣服走回家的时候沮丧万分，那沮丧是如此巨大，不像是弄脏一件衣服造成的。那是什么造成的？

——是直觉。

对，我有直觉，我掌心有“十”字，我食指下面有“X”，我知道这件衣服会有麻烦，从一开始就知道，但是又怎么样？我并不能避免，我并不能不使它向坏的方向发展，我无能为力。我一定会把它送到洗衣店，一定是那家洗衣店，而那家洗衣店的店主一定会把复写纸放错了地方，或者把熨斗放错了地方，最终这件白衬衫一定会被弄污了领子拿在我手里。

这是白衬衫事件引出的另一个命题——宿命。

你相信了掌心的十字代表直觉，也就相信了宿命。

打着“369”的衬衫标牌还扔在桌子上，那天晚上，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清洗这件无辜的白衬衫。我用了各种方法，用含酶的衣领净，用含光效因子的洗衣粉浸泡，用柔软的刷子一点一点，不厌其烦地刷洗，我不是在洗衣服，我是在跟宿命作战。我知道这就是我的人生，我不抱怨，摩羯座的人生便是如此，永不抱怨，一切的一切都要由你亲手挽救。就算它已经一塌糊涂不可收拾，我们也要作最后的努力。

但是直觉，直觉才是一种奢侈，比每天要换的白衬衫更甚。

后面我知道了，那天傍晚我站在街角等陈天的时候我在害怕什么，但是我无能为力，就像直觉对白衬衫无能为力一样，直觉对我即

将遭遇到的爱情和痛苦也无能为力。

悲观主义的花朵 27

那天我们去了萨拉伯尔吃韩国烧烤。

出门之前我对自己说：“你到底怕什么？一次普通的艳遇罢了。”
怕就怕不是！

我隔着吱吱作响的烧烤盘给陈天讲了一个小人物的温情故事，他说不错，问我还有吗？我说没了，我不善于写喜剧，我顶多善于插科打诨。

他说就先写这个吧，先把故事大纲写出来，他去把钱搞定。

“也帮不了你更多了，过一阵子我得关起门来写东西了。”

“那公司呢？”

“我不想管了，我不是干这行的料。”

那天晚上他没跟我贫嘴，一次也没有，我们漫无目的地说了很多话，服务员不断地过来添茶倒水，他忽然烦了，孩子似的发起脾气来：“我说了，让我们自己待会儿！”

后来我渐渐忘了我是来接受挑战的，忘了坐在我对面的人是我的对手，他看起来那么温和稳重，看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你甚至不能想象他有个坏名声。

从头到尾他只说了一句过头的话：“你知道我对你一直有种偏爱。”但是他说的是实话，说的时候又那么自然、诚恳，几乎有点无可奈何，希望别人谅解似的。于是，我也就只得谅解他了。

他抬起手腕看看表，九点半，该是送好女孩回家的时间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28

改好的剧本按时交到“天天向上”，由他们用特快专递送到香港。香港的传真一个星期后到了，说改的很好，Noproblem.

那天在办公室，陈天拿了传真给我看，神情认真地说：“这香港人是不是喜欢你啊？一点意见都没有？！”

我简直被他气乐——以己度人！以为香港人跟他一样，因为对我有“偏爱”就让他们四百万打水漂，他们还真不是这种情种。他们是真觉得好！

陈天好像有点不信，不过他有他的原则，从始至终未对香港人说过他在车里对我说的话。或者从骨子里讲，他看不起他们，也看不起这种电影。

傍晚快下班的时候，陈天拿了个别人送的简易掌上电脑摆弄。

“我们有四颗星。”他说。

“什么意思？”

“看看我们能不能合得来。”

“最多有几颗？”

“五颗，不过很少见。”

一个四十六岁的男人，如他，竟然玩这种小孩子的把戏真令我诧异，或者他经常和女孩子们玩这种笨拙的小花招，一种调情的表示，像一个十七岁的大男孩干的。我掩饰着自己的惊讶，很认真地翻译着显示屏上的英语，装着上了他的圈套。

“你们会是很好的合作者，很默契的朋友。”

我不敢看他，我怕他在我的目光中看出了什么而脸红，实际上我已经替他脸红了。

也许就是那天，我替他脸红，而且被感动了。

“男人只会变老不会成熟。”

想起陈天，我就会想起艾吕雅的这句诗。

悲观主义的花朵 29

在天气热起来之前，白土珊从法国回来了。

白土珊原来不叫白土珊，她叫白晓惠，土珊是她自己起的名字。

土珊是个水样的女孩，说她是水，不是一个形容，而是她的确是水。她从日本回来的时候低头顺脑，眉清目秀，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不胜凉风的娇羞。从法国回来则大变活人，

浑身晒得黝黑泛光，眼线画得又粗又翘，举手投足妖冶妩媚，穿得就更不必说在法国也算前卫。真不敢想她去了非洲回来会是什么样子！（她自认为应该嫁给一个酋长在赤道附近生活。）

按爱眉的说法，土珊命主水，她的生命被水充盈着，毫无定力，总是随波逐流而去，所以也就注定一生漂泊无定。

土珊知道以后，决定给自己的命里加点定力，便向爱眉请教。爱眉说这个忙帮不上，她认为凡事都该顺其自然。土珊便从爱眉那借了很多书看。

爱眉借了她书，听之任之。

土珊研究了好一阵子，决定改名叫白土珊，取意高高的土山，来震住她生命中的水。她认真地向大家宣布，希望以后大家都叫她“高土山”，叫得越多，就越有作用。但是，大家都不以为然，有的嫌名字难听，有的叫了也是为了逗她开心。她自己拿定了主意要去改护照，询问了几次知道麻烦重重。慢慢地，新鲜劲过了，大家重又叫她高晓惠。她自己坚持了一阵子，由于水的本性，也就作罢了。

但是我一直叫她土珊，希望以此帮助她。

当然，肯定收效甚微。

当年土珊跟日本人离婚，打定主意要去法国，原因只有一个——她爱法国。法国肯定有很多可爱之处，至于土珊为什么爱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她离了婚，把小儿子扔给在北京的母亲，就直奔法国而去，一年半以后和一个叫钱拉·菲力普的法国老头结了婚。

那年初夏她从法国回来的时候还没跟老师哥钱拉结婚。关于白土珊的故事，基本上要靠爱眉来回忆，土珊自己都忘记了。

我初次见到土珊是一年前，她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深厌痛绝，完全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去了那种地方，还嫁了个日本人。爱眉提醒她当年如何对日本赞不绝口，风景多么雅致，生活多么精致，男人多么有情致，白土珊惊讶地看着爱眉断然地说：“不可能。”

看爱眉被气得没法儿，白土珊挥了挥手，无所谓地表示：“也可能，我忘了。反正现在我一天也受不了那儿。”

以我这个从小记日记，保留每一个纸片的人来说，白土珊就算是没有活过。我如此执著于记录自己的行为 and 感受（主要是感受，那些日记基本不描述发生了什么事），是我希望借此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真相，关于人的真相。观察别人当然也是一种途径，但是这比观察自己要难得过，需要洞察力，也需要对他人的兴趣（像爱眉）。作为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我选择了观察自己。我希望能够发现我在事情来临时的反应，对一个人的直觉是否准确，什么引起我真正的愤怒，什么是最念念不忘的，我前后矛盾的行为来源于什么，等等。

土珊从来不为这个费心，她只生活在当下，生活在此时，对彼时的一切，无论是行为还是想法她既不感兴趣，也不负责任。爱眉和她是大学同学，眼见她如何五迷三道，磕磕绊绊地度过了青春时光，直到三十岁，依然故我，毫无长进。爱眉每提起她以前的事都连连叹气，说她是神人，而土珊则总是没事人似的在边上笑嘻嘻插嘴：“真的，有这种事？不可能吧！”

土珊两次在法国被偷了钱包，都是巴黎街头和公园里和她搭讪的漂亮小伙子干的。想想吧，在如诗如画的卢森堡公园（无数法国电影谈情说爱的场面都是在那里拍摄的），阳光透过栗树浓密的枝叶斑斑驳驳地洒在石板路上，黑头发的法国小伙子遇到一个妩媚的东方女子，他们互相问候，轻声交谈，四目相对，情波荡起，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唯一的问题是，法国小伙子拿走了中国姑娘的钱包。

土珊是无畏的，因为她没有记忆。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忍受是容易的，但你一旦知道你将遭遇到什么，你就会心怀恐惧。这就是年纪越大的人越缺乏勇气的原因。

叔本华谈论人世的痛苦时说：“人所具有的思考、记忆、预见的能力，是凝聚和贮藏他的欢悦和悲哀的机器。而动物没有这种能力；它无论何时处于痛苦之中，都好像是第一次经验这种痛苦。动物毫无概括此类感情的能力。因此它们漠然无虑，宁静沉着的性情是多么遭人嫉羨啊！”

白土珊是多么遭人嫉羨啊！

土珊的性情如此可爱，我几乎马上就喜欢她了，她去了法国以后便常常向爱眉打听她的近况，她这次回来，我伙同爱眉免不了和她吃饭聊天，参加些艺术活动。土珊总的来说对艺术一窍不通，不反感，也不感兴趣。但爱眉认定她艺术感觉敏锐，非拉着她看话剧，看画展，买VCD，她也不拒绝，姑且看看。

悲观主义的花朵 30

那几天我常常玩到很晚才回家，才进了屋，电话就响了，我料定是陈天，果然。

“喂，回来了。”

“嗯。你打过电话？”

“打过，你妈妈接的，说你出去玩了。”

“对，出去吃饭了。”

“不跟我吃了？”他声音里有点委屈，前几天他打电话来叫我吃饭，我表示说：“咱们这饭是不是吃得也太勤了点？”

“总跟你吃也不太好吧。”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有话直说。

“倒也是。”

“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等你回来，给你打电话。”

“何至于？”

“是有点过火，不过是实情。”

我可不打算鼓励他，没吭声。

“你肯定不想再出来吃点什么吧？”

“现在？”

“算了，你该睡觉了。”

“哪就睡了，起码要到两三点。”

“干什么？”

“嗯，愣神，看书。”

“看书。你喜欢看些什么书？说说看，我对你知道得太少了。”

“现在嘛，我手边放的是本邓肯写的《我的生活》，上大学时候读的书，前两天又拿出来翻，有几段当时还用铅笔划了道呢。”

“是什么？念给我听听。”

“真的要听？”

“嗯。”

“好吧。”我打开书，在桌边坐下，翻开几页，在灯下念给他听。

“十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没有音乐伴奏，我给观众表演舞蹈。舞蹈结束的时候，有人突然从观众席里高呼：这是死神与少女！从此以后，这个舞蹈一直就叫做《死神与少女》了。这可不是我的本意。我不过是竭尽自己的努力去表现我当时初步认识到的，一切貌似欢乐的现象之中都暗藏着的悲剧而已。那个舞蹈，按我的意思应该叫做《生命与少女》才对。以后，我一直用舞蹈表现我向生活本身，即观众称之为死的东西所进行的搏斗，表现我从生活中夺取到的短暂的欢娱。”

念完了，他在那边叹了口气，像是咕哝了一句“孩子”，两个人都不想再说什么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31

早晨十点，是星期天，我被铃声吵醒，迷迷糊糊地抓起电话。

“是我，一起喝杯咖啡吗？”

“几点了？”

“我在你楼下，刚送我儿子去学画画，我们有两个小时可以喝点东西。”

“才九点！我四点钟才睡！我什么也不想喝。”

他在电话里笑了：“好，睡吧。”

我挂了电话，昏然睡去。

我能够睡着这一点说明在那一天我并没有坠入情网。要找出那个感情的分水岭，分界线，看来还并非易事。通常来讲，我这个人处事冷静，头脑清楚，即使是胡闹也需征得自己的同意。只要理智尚存，我就无所畏惧。在我和陈天的关系里，致命的错误是我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世故和老练。

爱情之于他是经常的爱好，一切都自然而然，并无损害，如同儿时中过牛痘的人，因为有了免疫力便拿着爱情随便挥舞，怎么舞都是好看。而我则站在边上干看，深知任何爱情都足以置我于死地，所以迟迟不肯加入这个游戏。

那年我二十六岁过半，和不少男人上过床，但对人说爱只在十七岁的时候有过一次。

我等待着置我于死地的爱情。

悲观主义的花朵 32

过“五一”的时候，爱眉打电话来叫我和土珊一起去看马可的戏。看马可的戏那两年没现在这么热门，不过是艺术青年们爱干的事。

马可对他的排练场视为禁地，不许任何闲杂人等进入，但对爱眉和爱眉的朋友是个例外。爱眉是最早注意到马可的记者，在马可初出茅庐时就为他写过长篇报导。但每次在排练场的联排都邀请爱眉去并不是因为这个。

爱眉的身体是一台戏剧检验器。

联排长达两小时四十分钟，中间没有休息，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

演员走了以后，马可摘了他的黑框近视眼镜走到爱眉身边坐下，递给她一个苹果，又招呼大家。

“吃苹果吧，我们的规定是谁迟到谁买水果，看迟到的人还真不少，吃不完都快坏了。”

马可先拿个苹果吃起来，大家也都跟着。

马可一边吃一边等着爱眉开口。

爱眉终于开了口：“那个短头发女演员是谁？我眼睛停在她身上就转移不了——太难受了。越难受就越想看！”

“是个新演员，你别管那个，戏怎么样？”马可显然知道什么该听她的，什么不该。

“第三幕中间的时候有点恍惚。”

“没头疼？”

“我今天状态不是太好。”

“怎么？”

“没有，头不疼，但是后面，中部后面有点精力集中不了。”

“从哪一段戏开始的？”

“从那个女孩上场，不，从有段音乐后面大概半个小时的地方。”

.....

问到这儿就可以了，爱眉从来不说具体的。戏的哪一部分不对头，爱眉马上就会有生理反应，不舒服，精神涣散，严重的会头疼欲裂。我们俩在人艺小剧场看过一出蹩脚的荒诞戏，票是朋友送的，我们坐在正中间。在我如坐针毡的一个半小时里，亲眼看见爱眉在我旁边用矿泉水吃了两次止疼药。那以后，我们相约永远封杀这个导演。

那天我、土珊和爱眉看完马可的戏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一直在讨论到底是人身上的什么东西会引起我们的好恶。爱眉和我讨厌戏中那个短头发的女演员，而土珊则对一个看起来很可爱的男演员一百个看不顺眼。我们断定那个并不认识的女演员是个是非精，而白土珊则指责那个男演员不诚实。我们为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费了不少口舌，直到完全天黑才各自回家。

回到家我先去父母那边报到，正好老姐过节回娘家来了，一进门就遭到她一通抢白。

“你年纪也不小了，不能总是这么没谱！想起一出是一出！在家里你小可以，外面做事别人可不把你当小孩，不守信用别人怎么能相信你？不相信你你还做什么事？”

“这是哪跟哪啊？”我莫名其妙。

“你跟人家约好了为什么还出去？”

“谁啊？我跟谁约好了？”

“一个姓‘陈’的！就这么一会儿我接了他三个电话！说你们约了晚上谈剧本，可他找不找你！”

“陈天？”

“看，完全忘到脑后去了！还不快给人家回电话！”

我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说，跑回自己的住处。

可恶的陈天，编这种谎话！想不出更高明的吗？害我有口难辩，遭一顿训斥。又出什么事了？他昨天打了电话，说过节家里的事会很

多，这几天就不给我打电话了。其实他没必要交代，我们的关系到不了那一步，也许他打定了主意要这样对待我。

“喂，我是陶然，你找我吗？”

“嗯，你回来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对劲，我打消了和他贫嘴的念头。

“我去看戏了，你怎么了？”

“我一整天都在想你。”

我沉默以对。

“出来好吗？我想看看你。”

“你在哪？”

悲观主义的花朵 33

晚上十点的时候，陈天的车开到了楼下。

他看起来温柔而忧伤，是我钟爱的神情。

“你怎么了？”

“其实看看你我就可以回去了。”

“找个地方坐会儿吧。”

他点点头，发动汽车。

“我从来没对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吧？”他一边开车一边说，并不看我。

“没有。”

“我想跟你说说。”

“嗯。”

“我总是会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

他看起来紧张而沮丧，我等着他往下说，他好像不知道如何开始。

“一会儿吧。”

他自己的事情是跟女人有关的，大家都知道他有老婆，孩子，也知道他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他有另外的生活，另外的情人，总之，麻烦多多。

我们在附近的酒店咖啡厅坐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安静了许多。

“带儿子去哪玩了？”我想该谈谈轻松的话题。

“去钓鱼。”

“收获怎么样？”

“不怎么样。想着你心不在焉，鱼咬钩都不知道。”

“是在鱼塘里钓吗？”

“对。”

“那就下网捞吧。”

“不是那种小鱼塘，很大。下次我们一起去。”

“好。”

他在对面笑了笑，很疲倦的样子：“你总是能让我安静。”

他对我讲起他的父母，他小时候他们之间的冲突。他父亲是正统的老文字工作者，曾是一家大报的主编，而他从小就是个叛逆，他们的冲突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后来才发现他们都以对方为骄傲。

“我父亲曾经对我母亲说，这孩子别的我都不担心，只恐怕会在‘女人’方面有诸多麻烦……”

“他说对了？”

“是，当时我可不理解，我才二十几岁，刚开始谈恋爱。”

“他目光敏锐，看到了你还没觉察的东西。”

“是。”

他沉默了片刻，我想他认为自己永远成不了他父亲那样的人了，他在心底为此感到难过。

“我想让大家都高兴，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不是出于好心，办的总是错事。”他没头没脑地这么说，“等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解决完了，你早就结婚生孩子了。”

我能说什么呢？

“我会去英国呆一个月，跟我去吗？”

我摇摇头。

“想想，还有时间，想去了就告诉我。”

我笑了笑。

到底他为什么事沮丧，被什么事纠缠，他最终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问。现在想起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年时间里，我从没问过他任何问题。有几次，他试图说起，我想他甚至希望我问上一句好继续这个话题，但是我终于还是问不出口，他说到哪我听到哪，是出于尊严吧。我不问，就是说我和他身边其他的女人没有关系。

他像往常一样送我回家。

“对不起，太晚了。”

“哪里，我经常这个时间出门呢。”

“别那样。”

“‘别那样。’”我学他，“这话是我妈爱说的。”

“我比你大二十岁，你以为我没想过这个？”

“有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谈恋爱了，我还在羊水里闭着眼睛呢！”

“说的真残酷。”

“得了，没那么可怕！”

他没搭碴，忽然伸长手臂握住了我的手，我没有动，他也没有再出声，就这么一路开到了我们家楼下。

陈天刹住车，才松开我的手换了挡。

那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很想打个电话给他，因为刚才标致车里的气氛着实异样，我想我该开几句玩笑把那暧昧的气息消解掉。但他的电话一直占线。我知道那是他的麻烦在占线。

有过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语气生硬，非常地不耐烦，说了一句以后才发现是我，——他把我当成另一个女人了。我当时暗下决心，永远不让他对我用这样的语气说话！如果拒绝他的爱情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就拒绝他。

拒绝他，我打定了主意。

但是他要求了什么？可拒绝的只有亲近和好意。

悲观主义的花朵 34

徐晨成为作家以后一直向我索要当年他以情书轰炸的方式寄给我的情书，我一开始很自然地答应了，但因为需要翻箱倒柜，还要把它们和其他人的情书分拣出来，实在麻烦得懒得去管。这些是我准备老了以后再干的事。可他三番五次地提起此事，如此急切我倒有点怀疑起来——何至于此？

“还给我吧，我都不敢出名了。”终于有一次他说了实话。

“活该，谁让你当时寄给我的？让我难堪了好长时间。”

“我错了，这个错误的历史就让我们一笔抹掉吧。”

“那你敢不敢在你的书里写我？”

“不敢。”

“你答应永远不写！”

“我答应。”

他答应得这么痛快，绝对有问题！并不是说他存心骗你，可是双鱼座的人从来都是主意一会儿一变，什么时候说的都是真心话。我知道他还答应过其他女孩不把他们的爱情当成小说素材，并且当场把写好的部分从电脑里删掉了。但是，结果呢，他的电脑里另有备份！

狡猾的双鱼！

“我考虑考虑。”我答复他说。

“可你以前都答应了！”

“我改主意了！你不是也常常改主意嘛！”

“好吧。这只是一个新要求。如果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我肯定是会尽力满足你的。”他最后来了个感情要挟。

他索要情书这件事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总不至于真的以为我有可能公布他的情书吧？

他要是真这么以为，我还真就不给他了！

事情到这儿还不算了结。

几个月以后在一本杂志的联谊会上碰上他，因为现场正组织来宾进行拔河比赛，我们只得坐到了一边聊天。

“我希望我的书让别人得到安慰，得到帮助。我是认真的。”

“当然。”

“当然我也因此得到好处，但最本质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其他不过是附带的好处。而且也不一定有好处，也许我会为了写作毁了我的生活。”

“你是这么干的。”

“有时候我想，应该把咱们俩的故事好好写出来。你想想，有多少天真的年轻人遇到与咱们一样的苦恼而得不到帮助，我们有责任……”

“想都别想！”我粗暴地打断他，警惕地说。

“这只是我的一种想法，我正在考虑。”他用玩笑的调子总结说，然后开始就一个熟人的女朋友大加讽刺，一直到各自回家也没再提这码事。

“他不是认真的吧？”我到家喝下了一杯水以后又想起了这事儿。他肯定是认真的！这个狡猾的双鱼座，弄不好，他已经开始写了，甚至已经快写完了，他干得出来，好像漫不经心地说起，其实心里早就打好了小算盘。看，我比以前了解他了。

我毫不迟疑地抓起电话打给他：“你要写我，咱们就绝交！”

“我暂时还不会写到你，我要写的东西还很多。我会考虑你的话的。不过，”他以作家的傲慢态度补充说，“如果我决定了，什么也拦不住我。”

“当然，我相信你干得出来。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跟你不一样，我的想法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等你准备写的时候，别忘了我的话就行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慎重考虑的。”他答应说。

这个电话就这么结束了，因为气氛有点严肃，不便于畅所欲言。后来我们又谈到过这个问题，他总结说：“你不要在意是写你好，还是

不好，你要注意我写得是否真实。”

“向一个B型血双鱼座的人要求真实，那可真是痴心妄想！”

他也有点拿不准了：“至少我努力。”

“我不想把自己的形象建立在别人的努力上。”

“别人并不知道你是谁，你只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

“你还要说我会因此不朽吧！实话告诉你，我讨厌被别人描述！无论是好，还是坏，都一样。你在抢我的东西明白吗？我的描述是属于我自己的！那些不善表达的人可能不在乎，因为他们缺少这个本领，他们也许还巴不得被你描述呢！但是我不——愿——意。”

“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沉吟着，有点犹豫。为了彻底断了他的念头，我继续威胁他。

“你要是敢写我，作为报复——我会把你留在我这儿的情书在网上发表。”

“那只会让更多的姑娘发现我感情真挚，她们会更喜欢我。”

“我肯定会捡其中文笔最差，感情最夸张，最愚蠢可笑的发表。”

“她们不会相信的，她们会认为你是为了出名而耍的花招，也许倒会败坏你的名誉。”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我有名，有名就说明说话的机会更多，她们就更容易相信我。”

“同样的事情，有名的人会比没名的人受到的伤害更大，因为影响肯定更广。你仔细想想咱们俩谁更有名？”

“可你也仔细想想咱俩谁更重视名誉，我可是以破罐破摔闻名的。”

“不过就算破你也总希望是自己摔的吧，别人来摔你想想那滋味……”

“我的人生就是用来接受打击的，你作过这种人生准备吗？没出手我就已经先胜了一招。”

……

在斗嘴方面我一直不如他有才能，等他讲到这件事如何彻底毁了我的人生，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幸以后，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好吧，我们的互相伤害到此打住吧。我们肯定都有这方面的才能，不说我也知道。”

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谈到过这件事，我们都避免谈起。

悲观主义的花朵 35

半年以后，徐晨的新小说出版了，我们的故事暂时还没有列入他的写作计划，或者说他暂时让它搁置了（他抱怨说其实他已经写了两万字，闹不好他要情书就是为了写书）。但是我知道，终究有一天他会写它，你不可能阻止一个为表达而生的人只感受而不去表达，毕竟他可以要求作家的权力，这甚至是他的义务呢。

让一个人放弃他的权利和义务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在道德上也说不通。最终，我想到一

个主意，就是把我和徐晨的讨论如实地记录下来。我的“如实”当然也仅仅是一种努力，这种努力的成果一直是值得怀疑的。

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它跟人生的意义，写作的目的，真实的标准，主观和客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都有关系。（当然，所有的问题归结到最后都是这些基本问题。）

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为成为小说中的人物而不朽的，于连•索黑尔，被称为“茶花女”的玛丽•迪普莱希，甚至吸血鬼德库拉伯爵。他们都曾经真实地存在过，但这不重要了，他们因为成为别人构想的另一个人而不朽。

伊利耶，普鲁斯特书中美丽小城贡布雷的原型，1971起竟改了名字叫做伊利耶—贡布雷，这就是描述的力量，伊利耶只是个不为人知的小城，而伊利耶—贡布雷，这个文学的产物却名留青史。要被记住，一个人的记忆必须成为公众的记忆。

曾经有一个黄昏，我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寻找茶花女的墓地。密密匝匝竖立的墓碑中，她的墓并不难找到，守墓人画出路径，旅游指南上有标识，墓碑前甚至有鲜花，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她被一个叫做小仲马的人描述过。这就是描述的力量，我深知这种力量。——她失去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却获得了不朽。

关键是没有人关心她是否愿意这样。

一群跳舞的女孩子拿着徐晨的书互相对照，哪一句写的是我，哪一句写的是你，徐晨认为她美丽吗？或者他曾经差点爱上她……她们都以此为荣。

徐晨说：“我应该多写点，没有写到的人还很伤心呢。”

“你就是那种比照片还好看的人，你就是那种睡着了也好看的人，你就是那种能让我笑出声的人，你就是那种不要音乐也可以在北京脏的灯影里跳舞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私下里都希望能够被人如此赞美。

当然也很有这样的可能，他的描述使你无地自容，因被徐晨写进书里而跟他绝交的人有那么几个，心存积怨的人就更多，比如那个被他叫做“天仙”的姑娘，在关于她的小说出版以后从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消失了好一阵子。

徐晨有过一个年轻女友叫小嘉，偶然在酒吧里遇到徐晨书中的“天仙”，小嘉年轻气盛，看到“天仙”很不服气，凑到徐晨耳边说：“这就是比照片还好看的人？这就是那种睡着了也好看的人？这就是那种不要音乐也可以跳舞的人…？她要是天仙，我就是天仙的头！”

徐晨被小嘉说得哈哈大笑。

悲观主义的花朵 36

我私下以为，徐晨像歌德和里尔克一样，写作时把光辉的女性视为潜在的读者。像歌德一样，他勾引纯洁少女，让她们失去童贞，遭受痛苦，然后为她们唱一首优美的挽歌。

看看浮士德是怎样对待甘丽卿的吧，引诱她，让她怀孕、迫使她杀母弑婴，被判绞刑，在监狱中发疯，死于她的疯狂。而最终，她才能作为永恒的女神引导男人迷途的灵魂进入天堂，这就是光辉女性的命运，这就是男性社会赋予我们的美感。

除非我们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之抗衡，否则就得接受这种美感。

多年前徐晨就向我说起，他总是在梦中见到一个女神，这个缥缈仙境中的女人从小到大一直伴随着他，有时候她生在一个气泡中，轻盈无比，带着她的气泡在天空和河流行走，在阳光下变幻五彩的光晕。他把她当成他的梦中情人，完美爱人，在现实中不懈地寻找，希望有一天奇迹出现，他便不枉此生。

徐晨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的书就是春药，会吸引无数渴望爱情的姑娘上前辨认他，寻找他，或者仅仅因为好奇过来看上一眼，不管是哪一种，他便会有更多的可能找到更多的姑娘，而他完美的爱人肯定就藏在这更多的姑娘中。

我对他说，他所有的书都可以用克尔凯郭尔的一本书的名字概括——《勾引者手记》，他则委屈地回答：“你以为那容易吗？那也得找到好的被勾引者！”

因为看了徐晨的书而爱上他的女孩都希望成为他的传奇，他也希望有这样的传奇。但就是这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成为传奇也并非易事。徐晨知道这个，他比年轻时颓废了很多，大概就是明白，他也许永远遇不到他梦想中的完美女性了，但他并不准备放弃，依旧以西西弗推石上山的勇气继续坚持下去，继续找下去！

悲观主义的花朵 37

《小童的天空》已经定稿，香港人正在筹划合拍事宜，我没有什么公事要去见陈天了，我想不见也好。

我接了别的活儿，非常忙碌，除了签合同拿钱几乎足不出户。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编剧，那两年我基本没有拒绝别人的可能，什么活儿都接，什么苛

刻的条件都答应。到现在落下了恶果，就是喜欢拒绝别人，而且总是提出苛刻的条件。特别是对那些年轻导演，毫无同情心，决不手软。不折磨年轻人，年轻人怎么能够成长？

一个性情严肃的人，像我，要完成那些一次又一次没头没脑的讨论，交涉，谈判，扯皮，讨价还价，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每有人称赞我善于和人打交道，我都懒得申辩。谁也不知道，我在进门之前，在我对人笑脸相迎，伶牙俐齿之前，我要对自己说：“一、二、三，演出开始了。”谁让我答应了自己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

我和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势利小人，最无耻下流的，自以为是的，看来冷酷傲慢却心底纯正的，什么样的都有。我实在不善此道。

悲观主义的花朵 38

五月最好的日子，我被关在远郊的一家饭店里写电视剧，直写得我晕头涨脑，整日恶心。

陈天常打电话到饭店的房间慰问我，听我骂骂咧咧地抱怨这个傻X，那个傻X，他总是笑，我的一切倒霉事都成了他的笑料。我渐渐习惯等他的电话，需要他的声音，我只能说是被那个倒霉的电视剧逼的。

陈天在电话里给我讲了很多他小时候的故事。

陈天小时候家住在报社的大院子里，前院住了当时一个著名的作家蒋凭，陈天小时候非常淘气，常常爬到蒋凭的后窗外玩。蒋每次听到后窗有响动就会问：“是小天吗？”然后打开后窗让他进来。他可以在蒋家东游西逛，只是不许进蒋的书房。他因此觉得那书房十分神秘。蒋说：“等你到了看书的年纪，我会给你准备的。”后来文革来了，院子里的气氛变得很怪异恐怖，有一天蒋把陈天领进家，走进原本不许他入内的书房，桌子上摆了很多书。蒋：“这些书你拿回去吧。”陈天说他当时觉得太多了，不愿意拿，便说要回家问问母亲。第二天，红卫兵来了，蒋凭被他们带走，门上贴了个大封条。没过几天传来消息，让家属去认领尸体，蒋凭自杀了。陈天在一个傍晚再次爬到蒋家的后窗，透过窗格看着堆在桌上的那些书，为他准备的书。

陈天十二岁开始抽烟，他用各种办法去弄烟，偷父亲的烟，省了早饭钱买烟，甚至抽过茶叶，有一次他正在他家大院附近的一条死胡同里伙同院子里的孩子抽烟，被他妈当场抓住，回家被父亲暴打一顿。他十七岁那年，和那时候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戴着大红花坐火车走了，父亲去车站送他，给了他一条中华烟。

陈天在云南的时候得了痢疾，几乎死掉。队长看他实在不行了，开着队里的拖拉机咣当了八个小时把他送到县城。在县城医院的门口，要人扶着才能站起来的陈天遇到了他们学校的一个女生，他的初

恋，他们站在医院门口聊了一个小时，他的病奇迹一般地好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爱情显示的力量，甚至能治好痢疾！

还有许多故事，他的流氓无产者的叔叔，当警察的舅舅，我都忘记了。我喜欢他的故事，也喜欢他对我说话的方式。

当然，我也讽刺自己，我在自己正在写的剧本里写了这样的台词。

——小女孩喜欢年纪大的人，是因为她们急着要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

——吸引女人最简单也是最好的方式是给她们讲你痛苦的过去。

——你既想当孩子，又想当爱人，如此而已。

——等等。

中间我回过一次城，我很想给陈天打电话，非常想，但是我没打，我拨了亚东的电话，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

我想我可能只是需要做爱，需要放松，并不一定需要陈天。

亚东从我那儿走了以后，我打电话给制片主任说：“我不去密云了，我要在家写。这样还给你们省了饭钱和住宿钱呢。”

我不管他同不同意，我反正不去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39

初夏有许多晴朗美丽的日子，陈天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下午打电话过来，问我想不想去钓鱼。我说好啊。我不承认，但我想看见他。

他开车接上我，说要回家去拿鱼食。开到安定门的一片住宅区，他停了车对我说：“我上去拿鱼食，你可以在车里等我，也可以上去看看，要是你觉得不恰当就在这儿等我，我一会儿就下来。”

我何至于这么谨慎，自然跟他上去。

房子不大，是个单身汉的家。我在客厅里站着，四处打量，他在冰箱边倒腾着他的鱼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来到了我身后，悄无声息地抱住了我。

房间的灯很亮，非常刺眼，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却又是一片黑暗，我想我肯定是闭上了眼睛。我发现自己靠在他怀里，自然而然，毫不陌生，我的嘴唇碰到了他的脖子，额头顶在他的腮边，我感到他的温度，黑暗中他的气息和欲望都如此接近，我想我一直拖延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但是，他非常小心地放开了我。

后来我们去钓了鱼，收获不小，有鲤鱼有鲫鱼，我拿回家交给老妈吃了好几天。

我得说我昏了头，车开出去很久，我还在愣神。

我当然可以，有我和他在一起的一半好感就已经有足够的理由上床了。我听见了他的欲望在我的耳边喘息，我的身体在他的手中柔软而顺从地弯曲，但是他居然放开了我。

去钓鱼的路上，陈天把车停在一家书店门口，让我在车里等一会儿，自己进了书店。

十分钟以后，他拿了两本书出来了，交在我手里——是他的小说《田园》和《我的快乐时代》。

“只有这两本，其他的以后送你。”

“不签名吗？”

他想了想，拿了笔却不知道该怎么写，我在旁边笑。

“笑我！不写了。”

“写吧，以后我拿出这两本书会想起你。”

他知道我说得对，那肯定是我们最后的结局，便重新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写：“送给陶然——陈天。”

书交到我手里的时候，他的手放在上面不肯离开。

“如果我们的观点不同，你还会喜欢我吗？”他问。

这话过于孩子气了，我反而不能拿他取笑。

“我喜欢你又不是因为我们的观点一致。”

这是实话，我甚至没有看过他的书，也不知道他到底持的是什么观点，那是我第一次承认我是喜欢他的。

“我想你会喜欢《我的快乐时代》，不一定喜欢《田园》。”

他开着车自言自语，独自猜度，自信全无。

悲观主义的花朵 40

我被关于陈天的念头纠缠。

我弄不清自己的感受，看不到他的时候，一切都很有把握，我很明白自己应该怎么想怎么做。可是面对他的时候我竟然难以自制，竟然会心跳脸红。这些描述听起来都可笑，像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哪有一点情场老手的作为。丢人！我就这么败下阵来了？事情是很明摆着的，陈天简直可以说就是麻烦的同义词。比我大将近二十岁，有个不肯离婚的老婆，一个爱吃醋的情人，一个尽人皆知的坏名声，跟他发生任何瓜葛都是不允许的。

我想了各种话来讽刺自己。

例如：要赢得这种女孩爱情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跟她们上床。

再例如：让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女孩刮目相看的办法就是你以为他会这么做他却偏不这么做。

再再例如：你不过是逢场作戏的把戏玩多了，想搞点古典爱情了。

但是无济于事。

想起以前的事，他或许骨子里是个纯真的人，八年前，我记得有一次看见他坐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耐心地等着那个上课的女研究生下课。我这么想的时候，发觉自己竟对他充满了怜惜。这种称为怜惜的情感对我是可怕的，说明他进入了我心中柔软的部分。

无论他出于何种理由这样做，他已经跟所有的其他人不同了。

逃开吧，如果还来得及。

亚东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房间里发呆。我又有一阵子没给他打过电话了，他一直遵循我们的默认值不主动给我打电话，但时间长了，他决定看看有什么不妥。

我跟他说没什么事，就是最近太忙了。他等着我开口，我便说，你一个人吗？ he 说是，老婆出国了。好吧，就去你那儿。

我已经不愿意别人再到我这儿来，而且我怕陈天会打电话。

和亚东上床的时候，才发觉我对陈天的欲望竟是如此强烈，不只是情感的欲望，而是确切无疑的身体的欲望，我被这欲望惊得目瞪口呆，惊惶失措。我尽了努力让自己专注于所干的事，甚至表现得更加疯狂，但是我知道我身体里蕴藏的欲望与亚东无关，我皮肤上浸出的汗水也与亚东无关，他那年轻的身体，漂亮的线条已经失去了全部魅力，我大叫着要他把灯关掉，这不是我的习惯。

我感到羞耻。

深夜我筋疲力尽，沮丧万分地回到家。

我在灯下读陈天的《我的快乐时代》。

那书像吹一支幽远绵长的笛子，不急不躁，娓娓道来，平实自然，体贴入微，细是细到了极处，像是什么也没说，却已经说了很多。句子里看不见他惯常的调笑腔调，非常善意，心细如丝，我在字里行间慢慢地辨识他，读懂他，那个里面的陈天。

悲观主义的花朵 41

在一个小镇上有一对年轻的情人，他们是如此相亲相爱，和谐美满的一对，简直就是上天为让人识别幸福的模样而精心制造的标板。但是有一天，他们忽然在花园里双双自尽了。没有人知道是因为什么，在他们的爱情里没有任何世俗的和自然的阻碍，他们已经订了婚，双方的家庭都满怀欣喜地等待着他们的成亲。但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话就那么简单地死了。镇上那些爱嚼舌头的人开始猜测两个年轻人一定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女方的家长为了证明女儿的清白，请了人来验尸，发现那死去的女孩子还是处女。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的爱情太过美丽，生命里容不下如此纯洁美好的东西，保持它原封不动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及时毁灭。

我已经没有力量及时毁灭这爱情以保证它长久如新。

如果毁灭注定要来，就让他毁灭我吧。

悲观主义的花朵 42

我在饭馆吃饭的时候有个习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从不吃刚上的菜，从来不会和大家一起把筷子伸向刚端上来的鱼或肉，任何东西。我说是教养，他们非说是怪癖。无论是什么，这说明了我对待事物的态度——我总是有所保留。

这个习惯尽管奇怪，却没有像另一个习惯那样给我带来麻烦，那就是接到别人礼物或者接受别人好意的时候，我和别人的表达方式不同。我不欢呼，不赞叹，除了礼貌的道谢没有更多的表示。

在我不满二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徐晨为了看到我欣喜若狂的样子，在冬天不知从哪买来了一束鲜花。那年月，全城没几家花店，买花的事在学校可算是闻所未闻。但这本可引起轰动的浪漫行为并没得到预期的反应，我以出奇的平静地接受了鲜花，没有欢呼，没有感动，也没有拥抱他。徐晨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在我们分手时还特意提起，以证明我的冷漠无情。我并不是不欣喜若狂，但我羞于表达，我认为因为收到别人的礼物就欣喜若狂有失体面，当众表现出来就更不可取，所以通常越是欣喜便越是冷淡。后来我才知道别人都不这么想，我对别人礼物的回报必须是欣喜若狂，于是便模仿着别人，模仿着电影的女人开始大声尖叫：“真是太美了！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以后，没有人再抱怨。

我知道许多人习惯夸大他们真实的爱意或好感，而我习惯于掩饰。

所以，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克制”对我来说是最值得尊重的品质。

克制是尊严和教养的表现，必须借助于人格的力量。那些下等人总是利用一切机会表达发泄他们的欲望，而软弱的人则总是屈从于欲望，他们都不懂得克制。

在这么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更加没有人视克制为美德。

对陈天的爱情我准备放弃反抗，不再挣扎，听之任之，因为他的克制，他便应该得到奖赏，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悲观主义的花朵 43

还有一个应该拣出来说的词是“不安”。

不安感是我人生的支柱，一切事情的因由。为了消除这种不安，我拼尽了所有的力气。年轻时放纵的日子，寻根溯源也是来源于此。我寻找刺激和不同的状态，是因为我害怕我的生命空空落落，唯恐错过了什么，唯恐那边有更好的景致，更可口的菜肴，更迷人的爱情，更纯粹的人生，于是便怎么也不肯停下脚步，匆匆扔了手边的一切向前急奔而去。后来我才

知道，没有更好的东西了。这里没有，那里也没有。

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抵挡不了那种不安，不安把我变成一个傻瓜，出乖现丑，做尽蠢事。即使在幸福中我也是不安的，因为幸福终将改变。保持不变不是宇宙的规律，如果你已经感到幸福，那么它后面跟来的多半就是不幸。

我在房间里等陈天的电话，每天傍晚，如果他没有按时打来我便坐立不安。我开始像一个初恋的小女生一样诚惶诚恐，患得患失，对此我又是气恼，又是无奈。

但是这还仅仅是开始。

我们经常见面，至少一星期二次，有时候他一天打来五、六个电话，为了接他的电话我整天不离开房间。我们一起吃饭，喝茶，互相注视，然后他绕最远的路送我回家。那段日子他坚持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始终如一地握住我的手，从未松开。除了那次因鱼食而起的拥抱，我们再没有更多的亲昵。

他曾试图解释他的态度：“对你不公平，我身后乱七八糟的事太多。”

他提出的要求更高：“不要升温，也不要降温，不要远也不要近，就这样，好吗？”

我说了“保持不变不是宇宙的规律”，他也一定懂得这一点，在开始的日子他害怕冷却，后来的日子他则害怕我沸腾的温度毁灭他的生活。

当然，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暂时我们还一门心思地持着手在三环路上兜风。

悲观主义的花朵 44

再说我的写作生涯。

在被爱情袭击的日子里，我一直坚持把那个倒霉的电视剧写完，在胡思乱想，神志不清的时候曾经打过自己耳光，不是轻描淡写的，而是下手很重的，我对自己十分严厉。

这个关于城市白领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获得成功的冗长电视剧我写得十分痛苦。每一次起

身后再重新坐下，都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开始遣词造句，安排那些无聊的场景。这是一种机械劳动，与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无关，也不表达我的任何观点，说的根本不是我想说的话，要写出三十万字这样的东西，实在是件痛苦的事。我只能在一些小地方细心雕琢，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但那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在这庞大的，无聊的故事中无足轻重。

这不是写作生涯，这只是卖苦力的生涯。

我对自己说我不能一辈子干这个！

悲观主义的花朵 45

香港人希望陈天来监制《小童的天空》，而陈天正准备闭门写作，想拒绝又碍于“天天向上”的利益不便开口。我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香港人按原计划自己拍摄，不必麻烦陈天，但这不是我应该说的话，随他们的便吧。他们今天一个传真，明天一个电话地纠缠着，我则与陈天纠缠不清。

“你那个坏名声！”

夜里十一点，陈天开了车到我去交剧本的剧组接我。

“怎么？”

“刚才还有人问我：陈天现在和哪个女孩在一起呢？”

“你没回答说：‘和我在一起。’？”

“这不可笑，我不想出这种名。”我说。

“我知道。”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各自想着心事，他的手依然拉着我的手。我忽然意识到和陈天在一起对我意味着什么——在我成为一个有口皆碑的编剧为人所知以前，我会因为这个出名。

我不愿意。

“我们以后得注意。”

送我到楼下时候，他才说，仿佛作了什么决定。他去接我是为了看看我，送我回家。这些天他一直没有时间，工作很忙，或者从女人身边脱不开身，我猜是后者。

“晚上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嗯。”

“如果我没有那么多无法解决背景，我们在一起如果后来相处不好，分手，我心里都会好受一点，但是现在……”

他没必要说这些，没必要解释，打住吧。

“我做事不是一个极端的人。”

“明白。”我点头，努力笑笑。

“给我时间。”

我再次笑笑，手放在车门把手上，我该下车了。

在我逃走之前，他抓住了我，嘴唇贴在我的脑门上，然后，仿佛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我的嘴唇，轻轻碰了一下又害怕似的躲开了。

我打开车门，飞快地跑进楼里。

悲观主义的花朵 46

不知道什么时候外面起了风，很大，在窗外“呼呼”地响，我在睡梦中听到了风声，第一个念头就是陈天他们今天的公司郊游会受到干扰，不知为什么竟有点莫名其妙的高兴。四周除了风声一无所有，不知是怎么醒来的。凌晨四点半。

陷入爱情的顾城说：“看天亮起来是件寂寞的事。”

我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我就是无法忍受他对我的态度，太有礼貌，太认真，太有责任心了。因为出乎意料，就更加无所适从。如果他表现得更随随便便一点，像个到处留情的标准情圣，我倒会安心。

不是爱上他了吧？

我翻了身，头埋在枕头里。

那才叫可笑呢，总不至于是爱上他了吧？

“绝对不行！”我喊出了声。

好吧，你喜欢他，做做感情游戏吧，这个你拿手，他毕竟是个不错的对象，也算是棋逢对手。如果愿意，你可以跟他上床，没问题，但是，不要爱上他。这总做得到吧！好，就这么说定了，不许反悔！现在做个乖孩子，睡吧，你能睡着就说明你没有爱上他，没什么好怕吧！只是一个不错的对手罢了，爱上他就不好了，你知道……

我劝了自己两个小时，楼下街道的人声渐强之后才终于睡着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47

“你还是个幼女呢。”

“我讨厌你拿我当孩子！”

“我没有。”

“你就是。”

“我想和你做爱。”

“为什么不？”

“因为对你不公平。”

“我不需要公平。”

“这样对你不好。”

“你用不着对我这么小心！”

“你想想，我小心是因为看重你。”

这是我和陈天第一次做爱前的谈话。

当然他是对的，等我起身走出门，回到家，被夏夜的风吹凉了发热的脑袋，也许我会感谢他，也许不会？

不只一次，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听到他呼吸中传达出的欲望，那让我着迷的轻轻的叹息。我知道我的渴望和我的恐惧一般强烈，我害怕的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在暗自盼望，盼望他是独断专行、蛮横霸道的，不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让我的恐惧在渴望里窒息而死。我在这儿，就是说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他，我愿意服从他，我愿意是个傻瓜，不做任何实为明智的选择。他的克制，在最初的日子里曾令我着迷，而在那个夏夜却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种轻视。我掉转脸不再看他，觉得没有比这更为尴尬的时刻。

那一刻像是静止了，我听得见房间里的钟表滴答在响，我不知道该如何收场，我没有经验，因为这种场面以前从未出现，我应该道歉还是继续生气，我该不该起身逃跑？

“或者你不这么想。”

在尴尬的沉默和静止之后，他这样说，叹了口气，起身把我抱进卧室。

“我只是想对你好，我不知道别的方式。”我是一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在他耳边轻轻说。

我能够怎么办？——一个现代女子的悲哀。我不会绣荷包，不会纳鞋底，不会吟诗作赋，不会描画丹青，甚至不能对他海誓山盟托以终身，如果我想告诉他我喜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他上床。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和他上床当然是不对的，我知道，但我从来不屑于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

悲观主义的花朵 48

凌晨五点二十七分，我对自己说：认输吧。

这个时候他一定还在熟睡，他的手指，他的枕头还留着你的体温，但他不知道你在想他——认输吧，不承认也没有用！你爱上了陈天，你爱上了这个不修边幅的情圣，这个诚恳的花花公子，这个有妇之夫，这个文坛前辈，这个早过了不惑就快知天命的中年男人！

这是一个秘密！你永远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从那个五点二十七分开始，一切都改变了。

从此以后你每天每日每小时每分钟的生活都变成了两个字——等待。等待他，等待他的电话，等待他那辆白色的标致车，等待他的召唤，等待他的爱抚，等待他的怜惜，等待他的空闲，等待他的好心情，等待他结束和别人的约会，等待他的爱情来让你安宁……

悲观主义的花朵 49

他第一次在车里抽烟。

根本不是我的敏感，那是陈天第一次在开车的时候抽烟，以前的几个月他都不曾在车里抽过烟，因为他没有手，他一只手要扶方向盘，另一只手从始至终地握着我的手。

现在，他在抽烟，他脸上写着两个字：烦恼。

“我一直在想这事儿，简直成了负担，等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你会难受的。”

这团阴云难道不是也笼罩在我心上，但是我至少希望他不要这么愁眉苦脸。我不能让他认为我们真的做错了，我们就该一直拉拉手，吃吃饭，打打电话，永远可进可退，这是孩子气，这是不可能的！

“别愁眉苦脸的，这没什么。你不会以为我跟你上了床就非得嫁给你吧？”

他看了我一眼，显然并不觉得我的话可笑。

“也许有一天，我会强迫你嫁给我。”他这么说。

我没说话，——‘也许’，‘有一天’，‘强迫’，句子造得不错，也很感人，不错的情话，不过我们都不会把它当真是不是？我没想过要嫁给他，对应付任何世俗的烦扰也没有准备，我只是想跟他待在一起，待在一起，给我时间让和他待在一起！

我看着窗外的车流，街道拥挤，芸芸众生都在赶着回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安乐窝，如此忙乱而嘈杂，有几辆自行车几乎要倒在标致车的玻璃窗上，和我贴得如此之近！这车是我们的堡垒，遗世而独立的堡垒，只有在这儿我们是安全的，只有在这儿我们是不受干扰的，只有在这儿我们彼此相属。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告诉他我爱他，这会让他轻松一点。

我看了看他，缺少了调皮的神情，他脸上的线条松懈下来，是个随处可见的中年男子。

悲观主义的花朵 50

确定陈天肯定没有时间见我的日子，我会约爱眉出去喝茶。这种时候不多，多数情况我会在家里随时等待他的召唤。

“我来一杯姜茶。”我对酒吧的男孩说。

“晚上不要吃姜，早晨吃姜如同人参，晚上就有害了。有这种说法。”

在这些问题上，我当然总是听爱眉的，她要了治失眠的紫罗兰，而我要了治焦虑的熏衣草。

爱眉显得心神不定，来回来去搅着那蓝色的紫罗兰茶，或者是我的错觉，是我在心神不宁？

“有什么事嘛？”我问她。

“我在想要不要结婚。”

“嗯。”如果我表现出了吃惊，那么就是说我并不是真的吃惊。但是这次我平淡地哼了一声。

“你有一次说过你今年有婚运。”

“对，所以如果我非不结婚，过了今年就不会结婚了。”

“永远？”

“十年之内。”

“那么？”

“其实结婚证明已经开了，但我在犹豫。”

“和谁？”我再沉得住气也不禁要问了，地下工作搞得也太好了，跟我相差无几了，哪像双子座啊。

“一个画画的，你不认识。年纪比我大。其实，是个很有名的画家，我说了你就会知道，但我不想说。”

“反正等你结了婚，你就非说不可了。”

“问题就是我不可能不结了。”

“你决定了？”

“基本上。”停了一会儿，她补充说，“婚姻对我不合适。”

“得了吧，我看你就需要往家里弄进个丈夫，他会分散你很多注意力，强迫你注意很多具体的事情，你就不会想那么多事了。”

“我相处不好。我连跟父母都处不好，想想吧！”

“怎么可能？你对人哪有一点攻击性啊？”

“没有攻击性，可是要求很高，所有的不满最后只会作用到我自己头上，我只会跟自己叫劲儿，他们一点都看不出来。”

“你脾气多好啊，总比我柔和吧。”

“我们俩的星空图刚好相反，你是那种看起来很强的人……”

“我？看起来很强？”——如此的小身板和温顺的脸？

“我说的是精神气质，只要不是太迟钝都能感觉到。”

“是，我是很强。”我认了。

“但这还是一个错觉。你的太阳在摩羯，但月亮在双鱼，海王星还在第一宫。双鱼是十二星座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弱，最消极的一个。”

“什么意思？”

“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有这事儿？”

我不太想承认，爱眉以毋庸置疑的表情挥了挥手，在这方面她极其主观，极端自信。

“我刚好相反，我对外界的具体事物完全没有控制能力，但是心意坚定。在关键问题上你能屈从于情感，或者别人的意志，我永远不行，我比你难缠多了！”

“大事清楚，小事糊涂？”

“不是糊涂，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咱俩谁更倒霉？”

“我。”

“都觉得自己最倒霉。”

“当然不是，想想，只要你知道了该做什么，你总有办法做到。但我永远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永远都做不到，你说谁倒霉？”

“你。”

“就是！不结婚并不是替对方考虑，是为我自己考虑。”

“你没有不安吗？有时候，希望有人在你旁边？”

“两个人的时候我更加不安。”

我的问题不是爱眉的问题。

“他是个双鱼座，双子座最受不了双鱼座的自以为是，目光短浅，还有不顾事实的狡辩。”

“说得好！不顾事实的狡辩！”我想起徐晨，拍案叫绝。

“所以，我肯定不行的。”爱眉下了结论。

“你再想想。想想他的好处。”

“好处，并不能改变本质的差异。”

爱眉终于没有结婚，凭着我对绘画界的粗浅知识，她不说，我也无法猜到那个双鱼画家是谁。

“这算是对抗命运吗？”过后我问她。

“命运只是给了你这个机会，要不要它，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51

我和陈天坐在二环路边的一处酒吧里，我们总是选择一些格调比较差，文化人不怎么爱去的地方见面，这种酒吧通常只有速溶咖啡，柠檬茶里的柠檬是皱皱巴巴的一小片，热巧克力的味道也很古怪，但是没办法。

我一本正经地拿着张传真，在给他讲香港人关于《小童的天空》拍摄前的最后修改意见。他靠在对面的扶手椅里，悠闲地把腿跷得老高。

“真怪，你看起来总是很安静，是因为你喜欢穿的这些衣服吗？”他忽然说。

我瞥了他一眼，继续念传真。

“知道嘛，你有好多小孩子的神态，看起来很小，也就十六岁，顶多十七。”他继续在对面对面打量我。

“你是作为监制这么说的，还是作为男友？”

“作为男友。”他笑。

“还要不要听？”

“你总是这么小，老了怎么办？又老又小，样子太吓人了。”

“放心吧，到那时候不让你看到就是。”

“肯定看不到，等你老了，我已经死了。”

“喂！”

“好吧，你接着说。”

他总是叫我“孩子”，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叫我“孩子”，他说他对我有种偏爱，偏爱什么？他偏爱那些有着少女面庞的姑娘，清秀，安静，灵巧，永远不会成熟，不会长大，不会浓妆艳抹，不会为人妻，为人母的少女。我没有什么特殊，我只是众多的，他喜欢过的有着少女面庞的女人中的一个。这个我早就知道。

我拿不准他会怎么想，喜欢还是不喜欢？在我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他不能置信地抚开我脸上的头发看着我——“还是你吗？”

后来，陈天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我承认，他之所以不肯和我上床，还有一个不便言说的顾虑。

“我已经老了，我怕我不能满足你，你会不再喜欢我。”

他肯承认这个让我惊讶，这说明他不是那种认为男性权威不容侵犯的男人，足以使人理解他为什么吸引女人的爱情。他不是一个做爱机器，崭新的，马力强劲的做爱机器，一个人能不能满足你，要看他引起了你多么大的欲望，陈天从未满足过我，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

深刻的感情从来与满足无关，满足只能贬低情感，使情感堕入舒适，惬意和自我庆幸的泥潭。爱一个不爱你的人，一个登徒子，一个同性恋，那些无力满足你的人，这样你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爱情的重创，没有虚荣心的愉悦，安全感的满足，甚至没有身体的舒适，只有爱情，令人身心疼痛的爱情。

——窒息你的自尊，抛弃通用的爱情准则，忘掉幸福的标准模式，剥掉这一层层使感官迟钝的世俗的老茧，赤裸裸的，脆弱柔软的，只剩下爱情了，要多疼有多疼，美丽得不可方物，改变天空的颜色，物体的形状，让每一次呼吸都带有质感，生命从此变得不同……

陈天一定以为我是个热爱床第之欢的女人，就像我这张安静的少女面庞造成的错觉一样，这是另一个错觉。那些冲动，颤抖，尖叫，撕咬，都不过是表征，我渴望、追逐的是另一种东西，它有个名字叫做“激情”。它是一切情感中最无影无形，难以把持，无从寻觅的，肉体的欲望与它相比平庸无聊。我无法描述我在他怀抱中感受到的激情，那哪怕最轻微的触摸带来的战栗，让我哭泣，我感动到哭泣。它来了，又走了。是同样的手臂，同样的身体，同样的嘴唇，激情藏在哪一处隐秘的角落，又被什么样的声音、抚摸、听觉或触觉所开启？永远无从知晓。

我想我最终也没能使他明白这个。

悲观主义的花朵 52

沉默不语。

我和陈天在奥林匹克饭店大堂的咖啡厅面对面坐了两个小时，最后是我要求离开的，因为这么沉默不语地对着他，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表现得像个傻瓜，却对自己毫无办法，我一声不出地坐在他面前，浑身因为充满着渴望而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这张弓除了微笑一无用处。我体会到了那种羞怯少女痛恨自己的感觉，我有无数的话要对他说，却不能开口，我

找不到恰当的方式和恰当的语言能表达对他的感受。越是这样我就越是难受，越是难受就越说不出，他送我回家的时候，我搂住他几乎要哭了，再有这样的一分钟，我的眼泪就真要落下来了。我这是怎么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53

晚上和林木，狗子，老大，老大的女友花春，徐晨，徐晨的新女友（他老换，记不住名字），阿赵和阿赵的老婆一起吃饭，然后去了紫云轩喝茶，然后狗子说喝茶没意思，越喝越清醒，大家就移位去了旁边的酒吧。

这一干人是北京夜晚必不可少的风景，你可以放心，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在那儿，你只要打个电话——喂，你们在哪儿呢？你遍不会孤单了。有时候我想，如果没有他们，北京就不再是北京了。

林木在艺术研究院当差，每天跟这班闲人耗到半夜，第二天一早还去上班。他像那种老式的江南文人，热衷诗词歌赋、醇酒妇人。诗是真看，酒是真喝，妇人只是用来谈。我们都

给他介绍过姑娘，徐晨带给他的就更多，只看见他跟姑娘谈心，以后就再没别的下文。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我就不信哥们找不来！”

徐晨很是不服，当时凌晨一点，我们正在东四的永和豆浆吃鸡蛋饼。

“别回头，别回头，千万别回头！”老林的眼睛忽然直了，“就在你们身后，过一会儿再看，有两个姑娘！”

“你的梦中情人？”我闻到一阵香风，直着脖子问。

“差不多，差不多。”

“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徐晨想回头。

“别回头！一会儿再回头，别让她们发现！”

“发现又怎么了？姑娘巴不得被人看呢！”

“是嘛？那好吧。”

等我和徐晨回头一看，几乎背过气去。——那是两个刚下夜班，或者没找着活儿准备回家的三陪！长得那个俗，穿得那个傻，脸像没洗干净似的，风尘扑面。

我和徐晨互望一眼，看看林木，这个白净书生有点紧张，不像是拿我们开心，我们恍然大悟。

“我说你怎么老找不着中意的！他身边都是女学生，白领，知识妇女，哪有这种人啊？咱们也不认识啊！”我说。

“这还不容易，我现在就过去给你问价。”

徐晨站起来就向那两个女的走去，而老林则飞快窜出门去，当街上了一辆过路的出租车跑了。

老林的名言：“女人有两种，一种是月白风清的，一种是月黑风高的，我只中意后者。”

狗子我早就认识，一直不怎么熟。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倒霉的第一次见面我一直对他敬而远之。那是一个朋友的生日，来了认识不认识的三十多号人，主人给大家介绍，说：“这是狗子。”他说的“子”是重音，三声，和孔子，孟子一样的叫法儿。这个被尊称为狗先生的人就坐在了我旁边，他看起来已经喝多了，有点摇摇晃晃，但总的来说颇为安静。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女孩，服务员忙着加凳子，椅子就放在了我和狗子中间。这个倒霉的女孩救了我，一直闷声不响，看起来颇为羞涩的狗子忽然作了出惊人之举——突然吐了，吐了那新来的女孩一身！这对狗子不足为奇，他作出过在酒馆里连续喝三十个小时的吉尼斯纪录，吐一两次稀疏平常，但我还是惊着了，后来每次看到狗子我就担心自己的裙子。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狗子一直保持着一副天真无邪的温顺表情，一副酒鬼特有的天真无邪，关于他的故事少有别的，都是关于酒的。慢慢地我倒有点佩服他了，如此任性的人也真是难得，但我还是担心我的裙子。

狗子喝醉以后有时会大声朗诵诗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也紧锁着，一个声音高叫着：‘怎么他妈的都锁着！’”

精彩。

阿赵也是个著名混混，他的名言我记忆犹新：“社会的歧视，家庭的羁绊，经济的拮据，都不能阻止我继续混下去！”

这些人一无例外都是拿笔混饭吃的，我看着他们闹酒，划拳，谈文学，互相揭短，彼此谩骂，折腾到凌晨四点，直到阿赵开始把酒吧的椅子一把一把地往街上扔，我才实在撑不住溜了。

我来这儿鬼混是为了不去想陈天，至少有一个晚上不去想他。未遂。

悲观主义的花朵 54

我告诉陈天，我跟别的男人上床了。

他什么也没说，除了抱着我，他什么也没说。

我是故意这么干的。

陈天消除了我对其他一切男人的兴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只能说爱情真是一个最有权势的暴君。但是我还是想以最后的力量反抗一下，便跟在朋友那儿遇到的一个男孩回了家。

小卫有一双女孩子一样毛茸茸的大眼睛，嘴唇和下巴的线条却十分硬朗，让他的整张脸显得模棱两可，语义不明。那天他喝了酒，但肯定没喝多。朋友的新居上下两层，有个很大的露台，属于先富起来的艺术工作者。那晚他们抽了太多的烟，熏得我眼泪直流，便一个人溜上了露台。小卫跟了来。小卫是个帅哥，不是我喜欢的帅哥，是我大学时一个同宿舍的女生喜欢的帅哥，在操场边上偷偷地指给我看。“眼睛很漂亮，嘴巴有点古怪。”我记得我当时如此评价。现在他站在我旁边，我的评价依然没变。后来我们各自找了张躺椅坐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我是很舒适，他则神情严肃，目光阴郁，不过他一直那样。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以后，他突然语出惊人：“你信不信？——我会强奸你。”

强奸我？这算什么？求爱吗？简直想笑。“你要真敢强奸我，我还真懒的反抗。”我心说，不过还是别让他太难堪了，我继续神情淡然地看着夜空，没理他。

说出来的话再作肯定无聊，他一直坐在我对面，神情严肃，一动不动，一刻钟以后我对他说：“走吧，我想回去了。”他跟着我站了起来。

别太计较了，他是个漂亮小伙子，求爱的话又如此与众不同，我需要一个人，就是他吧。我得死撑着，我得向陈天作出一副桀骜不驯

的样子，我不愿意爱他爱得太过分，我没想过这桀骜不驯会在以后给我带来痛苦，我顾不得去想，我只想把自己从傻瓜的状态里解救出来。

结果并不成功。

一点也不有趣，一点也不！我只想赶快离开，最好永远也别再见到他。下楼的时候我想，完了，这下真完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55

看到陈天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喜欢他的，的确喜欢，千真万确，毫无办法。

“如果有可能我只愿意和你做爱。”陈天说。

——“如果可能？”一个人四十六岁时还说这样的话？不过我不想谈论这个，只是笑笑，“我可不想改变你的风格。”

“我并不随便跟人上床，跟你们似的。”

“我相信，看看你对待我的态度。”

“那是因为看重你。”

“你也是被耽误的一代，要生活在现在还不知道会多有作为呢。”

“这是我第一次跟人谈论我的性生活。”他声明，这我倒有点惊讶了。

“现在该你回答了。”他看着我，眼睛里带着笑意。

“我从来不跟人谈论我的性生活。”我耍了个花招。

听他这么说我忽然放松下来，用不着紧张，我只是这众多女人中的一个，没什么特别的，好好享用他的爱情吧。

悲观主义的花朵 56

陈天是个“假情圣”，“假情圣”是徐晨的说法。

《邓肯传》里有这样一章：“这一章可以叫做‘为浪漫的爱情辩护’，因为我发现，爱可以是一种悲剧，也可以是一种消遣，而我以一种浪漫的天真无邪投身于爱情。人们似乎如饥似渴地需要美，需要那种无恐惧无责任而使人心灵振奋的爱情。”

天真无邪，当陈天说“不会少于这个数”的时候，我已经把他归入了天真无邪的一类。他的确心地善良，温柔体贴，懂得爱情的美妙之处。爱就爱吧，快乐就快乐吧，我很高兴遇到他，很高兴成为他的情人，成为五十人中的一个。

悲观主义的花朵 57

问题是：为什么我总是爱上这种“假情圣”？

答案是：他们是让你沐浴在爱中的男人，他们有爱的天赋。

悲观主义的花朵 58

一些人是否比另一些人更有价值？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一些概念——“人生而平等”，“公平竞争”，“天赋人权”等等。所以要接受“一些人必将受到另一些人的粗暴对待”是很难的事。每个人都要争得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受到的伤害和不公待遇而呐喊，揭露一些人的真面目，把他们拉下圣人和卓越者的宝座，在爱情关系上同样如此。萨特和的情人比安卡·朗布兰写了《被勾引姑娘的回忆》，塞林格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写了《AtHomeInTheWorld》，讲述她们被天才勾引和被天才残酷伤害的经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知道和谈论卓越人物的卑鄙无耻，但这不是我的爱好。比安卡和乔伊斯的指责是基于这样一点，有着卓越才能的人应该是道德的完善者。这真是天真之极的幻想。她们是天才道路上必然的牺牲品，她们肯定要受到伤害，这是因为她们没有相同的精神力量、头脑智力与之匹配，而不是因为天才没有更完善的道德。我知道很多人不会同意这个观点，要承认这一点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前提——人和人生而不平等，一些人的价值远远大于另一些人。避免被伤害的唯一办法，就是这另一些人坚持不被那些更价值的人吸引，而满足于过着他们平凡的生活。

我看到电视里一个优秀青年为了一个同学利用父亲的权力获得他想要的职位而感到不公，可他丝毫没想过他不费吹灰之力，生来就拥有美貌、才能也是一种不公，而他的同学仅仅有一个好父亲。我们在生物学上都知道物竞天择，而对于人类自己却想出一些“公平竞争”之类的花招迷惑弱者，以便名正言顺地把他们淘汰出局。如果你承认这样做的正确性，就必须承认比安卡和乔伊斯理应受到伤害。当然，同情是另一回事，我们当然可以同情她们，就像我们在街边向乞丐施舍一点自己可有可无的零钱。

这足以解释我在街边给乞丐零钱时为什么会感到难堪，因为我认可了世界的不公，我占了别人没有占到的便宜。

徐晨有一次对我说：“你认为这个世界不好，可它自成一体，你甚至想不出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

我可不这样想，不公，肯定不是一种好秩序，不公的世界肯定不是一个好世界。真正好的世界，应该人人美貌聪明，健康富有，热情只增不减，爱情永恒不变，连运气也都要毫无二致，这样才谈得上公平……

“但这是不成立的，违反了基本的逻辑关系。”他说。

当然，这样的世界不存在，人类齐心协力一起努力也不可能存在。大家常常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要说：“我们只有一个坏的世界。”

悲观主义的花朵 59

我很难分辨那巨大的孤独和伤感来源于什么，爱上陈天这个事实令整日我惶恐不安，心情阴郁得如同失恋一般。有什么东西改变了？没有，唯一的改变是我自己。一早起来我就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要爱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本来一切都很圆满，但是有了爱，只要有了爱，一切就不同了，不再是圆满，而是巨大的缺憾。

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终于把自己问绝望了。

活该！你太自信了，现在就给你个苦头尝尝！你总会爱上那些带给你痛苦的人，他肯定会带给你痛苦的，他并没做错什么，他没有改变，但是他以前带来的那些欢乐，只因为感受的不同，轻易就变成了痛苦。没有期待的时候，他的电话总是不停地打来，等你有了期待，铃声便永远不响了……

如此而已。

悲观主义的花朵 60

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

一整天我都在想着这件事，写稿子的时候，打印的时候，在出租车上的时候，和编辑交谈的时候，编辑让我一起去吃饭的时候，点菜的时候，和爱眉开玩笑的时候。

我是不是该克制这个念头？也许他昨天梦见了我，他希望这个奇迹出现？如果我们在一

起待两个小时，还不如等他有更长时间的时候，我不想因为见了两个小时而失去可能的更长时间。

每一次延误都使我恼火万分，每一种阻碍都使我更加急切。七点钟了，也许我应该打个电话。八点钟，他应该已经吃完饭了，但他走出饭馆了吗？九点钟了，他单独一人了吗？或者他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这时候打正合适。等他到家，也许有人正等着他。

“亚洲基金会的人来了，我在跟他们聊天。”他在电话里说。

“好吧，我挂了。”

他终于把我从那个念头里挽救了，我几乎为此感到高兴。

每天像思考‘生存’还是‘毁灭’一样，考虑要不要去见他这件事真是要把我逼疯！

“每天下班的时候，我都要犹豫很久，打电话还是不打？见你还是不见？”

我们俩坐在日本料理最里面的隔间时，陈天说，说得轻描淡写。

我什么也没说，继续吃我的乌冬面。我讨厌说“我也是。”

我几乎从来不说“我也是”。“我也是”是个缺乏魅力的句子，绝对不是一个好句子。你有时候回忆起一个人对你说过的话，如果他说了“我也是”，那他就是什么也没说。

“不相信？”

我从乌冬面上抬起头：“看来你也不是永远能看透我。”

悲观主义的花朵 61

他另有一个情人。

这是我一直知道，一直没有谈到的事。

陈天有个绝招，他提到这个女人的时候运用许多奇怪的人称代词，例如“人家”“有人”“那人”等等，总之是个含糊不清，不分男女长幼的人称代词。关于“人家”的情况我一

无所知，也从没表示过任何意见。他四十六岁了，难道用得着我
说三道四？

有一次他开着车，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给我时间，我会把问题
解决。”停了停又说，“一年。”

他在说什么？我们刚才在谈一个剧本的计划，他是指这个？不
像，那是对我说的，是他的底线？是给我的承诺？我不知道，我也不
愿意问他。

对这件事我的态度是——不说话，不搭茬，不打听，不介入。

说着容易。

因为这个“人家”，我们俩常常只能坐在汽车里围着北京城转圈，
因为这个“人家”他开始变得忧心忡忡，难得有个笑脸。

有一次我竟然看见他把脸埋在手掌里，苦恼得像个犯错误的小
孩。

“我怕会出人命。”他说了这么一句恐怖的话。

我仍是一声未出，甚至连安慰他都是不合适的。

难道我私下没有想到过这个女人？她是谁，她有何种力量让他如
此苦恼？他害怕什么？一个四十六岁的男人害怕什么？丑闻，只能是
丑闻，难道还能有别的？可他这一辈子的丑闻难道还不够多吗？没
有，他没有丑闻，大家说他喜欢女人，可并没人说他是个坏人！

“有人看见我们一起吃饭，有人看见我的车停在你们家楼下。”

“没想到你这么引人注目。”

“所以人家不相信我了。”

“你是可以相信的吗？”

“有了你，当然就不能相信了。”

有了我吗？是因为有了我吗？我可不这么想。

很多年前，陈天去香港访问，接待他的一方为他安排了一个女助理，据他说长得白白小小，很纤细，说话也细声细气，他们在一起两个星期，不过是这女人安排日程，帮他翻译，带他上街等等，相处得不错但再没有别的。后来他回了北京。两个月以后，那女助理的丈夫从香港飞到北京找他，说他妻子要求离婚，而且已经离家出走，希望陈天能够劝她回来。陈天表示同情，但还是不明所以。那丈夫说：你不知道吗？我太太说她爱你。

陈天的结论是：许多时候女人比男人要勇敢决断得多。

不知道是哪年陈天住院切除阑尾，病房里有个年轻的女护士正准备考成人高考，知道陈天是个作家，便时常拿些古文课的问题问他，陈天自然是有问必答，十分热情。后来这女孩日渐憔悴，目光闪烁，陈天在她带来的古文书里发现了一封写给自己的情书。陈天像个成年人一样严肃地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希望她好好学习专心考试，那女孩什么也没说。后来陈天痊愈出院，再没有女护士的消息。半年以后，那女护士突然打电话给他，陈天问她是否考取了学校，女护士说没有，她没有去考，因为从陈天走后她便大病一场，直到不久前才好。现在她打电话给他，是告诉他那一切过去了，她不再爱他了。

陈天的结论是：爱情是一场病。

陈天可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但他不是。

他貌不惊人，普普通通，你以为我没有试图弄清他的吸引力何在？他像是散发着某种气息的动物，你很难说那气息是什么，只要他向你发散了这种气息，你多半就逃不掉了。

这当然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说法，还是让别人去说吧。

我见过他的多位非情侣关系的女友，包括那个叫杜什么的女强人，我也见过他被女人包围的情景，他对她们的亲昵感是天然的，拍拍她们的肩膀，说几句关心的话，他记得你的名字，你爱吃的菜，上次见面时你头发的长度，他的好心和关怀真实可信，恰到好处，让你马上就信赖他了。当时我在一旁坐着，想起他父亲的话：‘这孩子会在女人方面有诸多麻烦。’我拿了杯可乐在桌边看他，看那些年轻的和不年轻的女人脸上泛起的笑容，想想如果我是他老婆估计也会嫉妒而死，——决不离婚，决不让这个细心周到，善解风情的男人落到别人手了。我这么想着禁不住笑了。

我再次要说——爱情是天赋的能力。

悲观主义的花朵 62

有人找了老大、我还有徐晨等人一起策划个电视剧，我们和制片人、策划人聚在郊外的龙泉宾馆里谈了两天，晚上实在谈不动了，我们要求去游泳。徐晨当时又坠入了情网，一有机会就离开众人去给他的新姑娘打电话，叽叽咕咕说个没完，我们决定不理他，径直去游泳。

游完泳，头上的血又回到了全身，脑袋不再那么大了。老大挺着个白肚子坐到我旁边，

他和我年龄相仿，因为成名早，看破红尘也比别人早，多年保持着一种无所事事的闲人状态，有时雄心泛起挣巴几下，拍个电影啥的，最后总是觉得累又退下来继续当他的闲人。

“徐晨呢？还在打电话？”我问他。

“嗯。”

“有一种人叫做话痨，他应该叫做情话痨。”

“你以前不是也挺喜欢的嘛？”老大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还不是不堪忍受逃走了，我受不了。”

“什么？”

“他对谁都是这一套！那些情话不是因为不同的对象产生的，而是他自己长出来的，就跟人吃了东西要拉屎一样，他吃了东西就要说情话。”

“那你想要什么？”

“总该因人而异有点独创性吧。”

“你不喜欢他这一种，你喜欢哪一种人？”他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

“这怎么说？”

“陈天那样的你喜欢吗？”

“陈天算是哪一样？”我反问。

什么意思？看他那一脸坏笑，总不会是话里有话吧？

“就是……他好像总是过一阵子就烦了。”老大这么说，他们认识很多年了。

“可能。不知道。”我说的滴水不漏，心里暗笑。喜新厌旧？看来这是老大对他的评语，就算是吧，依然不能抵消他是个好情人，而且喜新我是看见了，厌旧现在还没发生。

不过老大不会平白这么问吧？

没过一天，谜底就揭穿了。

回城的时候，我和徐晨同车，他整天地抱着电话不放，除了谈剧本就是谈情说爱，估计是累了，靠在那儿假寐。他不时睁开眼睛看我一眼，仿佛有话要说，如此反复几次，我抻着劲不理他，倒看他开不开口。果然，车到航天桥，他憋不住了：“他们说你和陈天好上了？”

“谁说的？”轮到我一惊，马上回嘴，“没有的事。”

“我不能告诉你谁说的，反正不是瞎说，老大不让我问你。”

“那你干吗还问？”

“我想问问也没什么关系。跟那么老的人混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了，绝对没影儿的事。不外乎是有人看见我们一起吃饭了，他名声又不好，胡乱猜的。”

“你是说有人看见你们在一起吃饭便认为……”

“我也是猜。”

“你说不是就不是。”他不再追问。

沉不住气的徐晨啊，我除了骗他还有什么办法？我没法谈论这件事，我除了否认别无出路。我拒绝成为陈天的风流韵事，拒绝为他的情人名单再添新页，拒绝被人猜疑议论指指点点，可是如果我不能拒绝爱他，拒绝就都是一句瞎扯。

我没跟陈天说过老大他们这回事儿，我不想增加他的紧张。

想他真是个大情人的样子，讨人喜欢。有一次我们在三环路上兜风，已经很晚，快到我回家的路口时，我抓了他的胳膊低下头，他便

知道：“怕我走这条路是不是？”他的胳膊就那么让我抓着，一只手又是拐弯又是换挡，我看都不想看，车身一转，我知道是拐进那条小路了。车本来开得都是挺稳的，那天却颠簸得厉害，被我搅乱了，慌不择路。

他总是像一眼看到你心里，告诉你他懂得，委屈也就不算真的委屈了。

我就这么一会儿欣喜，一会儿烦恼地一路想着陈天回了家。

悲观主义的花朵 63

我在外面独自坐了三个小时以后，终于平静下来。

刚刚下过雨，夜风很凉，吹得我脸色惨白。

我跟自己说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不能爱他，不能纵容自己，不能如此软弱，我不能日复一日地等待他，而他只能和我待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我得故作轻松，我得若无其事

！我看着他在我对面吃饭，我对自己说我爱这个男人吗？这是一个爱的幻觉，他不会使你如此爱他的，你想念、渴望、钟情的只是爱情而已。从早晨醒来，不，这两个月来我所作的唯一的事就是等他。醒着，睡着，梦见他，看见他，我所有的感觉都开启着，渴望着他。我善于克制，我善于等待，我善于忍受，我善于忍辱负重，善于强颜欢笑？我真的不行了，我怕他说对了，如果我不堪忍受我会逃得远远的。我跟自己说别想他，别想他，这一次我管不住自己，我的信心便会坍塌成一片瓦砾。我怕我会开始恨他，我会恨他语气里快乐的腔调，恨他还能够下棋、钓鱼，毫无道理地恨一切使他不能在我身边的东西。我在陷入疯狂！

汽车里，我坐在他身边，已经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说了。我知道他吃饭的时候接了电话，我假装倒茶掩饰我的慌乱。我由着他把我送回家。那些委屈还是算了吧！何必呢？如果再流下眼泪来，真会让人笑掉大牙。

“回家吧。”我飞快地说。

“回哪？”他看着我，“我家，还是你家？”

“你回你家，我回我家。”

我打开车门的时候，他轻声说：“别怪我。”

“我没怪你，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你是不开心。”

是啊，我只是不开心。我挥挥手，转身进了大门。

但是我不能回家。

为了在他面前保持尊严我已经用了太大的力气，我的身体像要炸开一样被疯狂充满，我穿过楼群，绕过超市，从另一个大门走上街道，我不能回家，我透不过气来，我沿着大街一路走去，我需要孤独，我需要夜晚的凉风，爱情是一种病，一种容易在初夏传染上的病，我得医治它，因为它不值一提，它转瞬即逝，它不可捉摸，它让人出乖现丑，诱人哭泣！

我就这样一路狂走下去……

我回家已经很晚了，开门的声音把老妈引了过来。

“回来了？刚才陈天来过两次电话。”

“噢，知道了。”

“他说你不用给他回了，他会再打给你。”

“好。”

“早点睡吧，别又搞得太晚。”

“好，我就睡。”

我微笑着答应，送走了老妈。可怜的老妈，她要是知道我爱上了这个打电话的男人，她会怎么说？！

他打了两次电话？他想安慰我。他要我不用回了，他说他那里晚上有人。

我很高兴我没有接到。要不然能说些什么呢？我又要强颜欢笑，装出深明大义的样子。

我不在，这就是回答。

悲观主义的花朵 64

第二天傍晚，我打车去见他。他再不开车来接我了，因为有人发现他的车常停在我家楼下，我们车里的两人世界也结束了。

“昨天晚上你去哪了？”

“没哪，在外面玩。

他盯着我看，盯得我心脏在缩紧，我知道我骗不过他了。

“我爱你，你满意了吧！”我狠巴巴地说。

“别这样了，让我心疼。”

他说的时候温柔极了。

有一件事暂时救了我——陈天去英国了。

那天下午我去剪头发，他打了电话来，他正带着儿子在公园放风筝，想让我过去，等我回来回电话他已经要离开了。

我说：“你去伦敦躲清静了。”

他老实回答：“是，可要想躲清静，这清静前就格外的忙，陪谁都不合适。”

唉，他也真够烦心的。

“别担心，就把我放在你名单的最后一个吧。”

他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几个月前他问过我多次，要不要和他一起去英国，我一直拒绝。如果他再问我，英国？地狱我也照去。但他不再问了，我也不会再提。他上飞机前还从机场打了电话来，他总是试图周到，可大家还总是不满，倒霉的陈天。

他走了，至少我不用再整日考虑怎样才能见到他，怎样才能和他多待一会儿，我满足于对他的想念，我也可以安静下来。

黄昏时分，我大敞着窗户，风吹进来，带着一种痒痒的，让人麻酥酥的气息，身体在缩紧，胃在疼。这就是血液里流动着爱情的感觉。

镜中的人瘦，而且苍白，像窗帘飞动时就会被卷走一般。我坐到电脑前，新买的电脑，我准备写我的剧本，写下的却是另外的文字

白天下了一场暴雨，真是美丽。看不到雨，只是一阵阵白烟席卷过屋顶。楼下饭馆门口挂的红灯笼被风裹去，一个年轻的小伙计窜出来追。两个孩子骑着车尖声大叫着跑了。一会儿，便什么都不见了，只有雨。雷打得很响。

想你会想到落泪，是我始料不及的。

每天晚饭后我都独自出去散步，我知道习惯独处是我长大的标志。小时候可不是，娇宝贝一样黏着人，上中学的时候他们背地里管我叫“甜腻腻”的女孩，再大了落了个外号叫“宝宝”。后来我渐渐明白——一人对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自如越安详。没有人，哪怕他愿意，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唯一的办法就是令自己的需求适可而止。所以我感到对你的需要太过强烈的时候，我便会责骂自己，会抑制自己，会想到贬低它，令它平凡一些，不致构成伤害。

波兰斯基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我懂得了爱情与喜剧、体育和音乐没有不同，在享受爱的同时，人们可以感到生活轻松自如……他有此感受的时候大约三十出头，《水中刀》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正是春风得意，身边很有一些美女。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相似的感受，也许爱情应该是这样的吧。在我散步的时候想你，禁不住轻轻微笑的时候，爱情就是喜剧和音乐。但另一些时候，是折磨。但是折磨也很好，为什么是古希腊的悲剧而不是喜剧更能体现人类精神呢？因为令人类自己敬重自己的品质都不是轻松愉快的，都是些对不可抗拒的命运倔强态度呀，保持尊严的神圣企图呀什么的。我以前一闻见点悲剧的气息就会不顾一切地往上冲，倒霉的浪漫情结，现在是怕了，想把爱情当喜剧和音乐了。

我想你一定也希望如此。

悲观主义的花朵 65

我打电话问老大：“有什么可干的？”

老大哼哼叽叽地：“还能有什么可干，叫上众人出去搓饭呗。”

于是我们分头打电话叫了所有的闲人，约在三里屯的CityClub见面，然后就吃饭地点集体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定了去亚洲之星吃印度饭，然后三人一组打车前往。

我们到了三环路路边下车进饭馆的时候，几个等在门口衣服破烂的乞丐围上来要钱，当着这么多人掏钱包我可不好意思，没理睬。别的人也都漠然视之地走过，只有徐晨不耐烦地挥舞着手臂，低低地厉声喝道：“滚蛋！”

服务员帮着拉开门，要饭的在我们身后散开，各自回到原来的角落。

大家坐定点菜的时候，我招呼对面的徐晨：“伸出你的手让我看看。”

“干什么？”他伸了左手给我看。

“两只。”

他又放上一只手：“怎么样？我能找到完美爱人吗？”

“未来的事我可不会看。”

他双手的感情线下面密密麻麻生着一排排下羽，我让他收了手。

“怎么样？”

“有同情心。”

“没错！那些女孩，是因为可怜她们才跟她们上床的。看她们可怜巴巴的，不就是跟我上床嘛，又不费我什么事，只要别长得太难看了。”

“我听见什么了？我看是女孩看你可怜巴巴，挺大的人了，又是一作家，不好让你难堪！”

用不着我开口，自然有人听不下去，追着赶着大加嘲笑。徐晨梗着脖子脑袋转来转去地欣然接受别人的炮火，要打击他可不容易。

这一桌上大概只有我相信徐晨的话有真实成分，他是我见过的心肠最软的人。

徐晨上小学的时候常常把街上的乞丐带回家，趁父母还没下班的时候在厨房里给他们吃这吃那，送给他们自己的钢笔、尺子。上中学以后依然如此。当然，他纯真的心灵必定要受到打击，慢慢能够分辨谎言，家里的东西一次次被窃，被人嘲笑挖苦，被父母训斥。上大学以后他不再给要饭的一分钱，而且看见他们就让他们滚蛋——是出于对自己性情恶狠狠地矫正。闹不好他私下为自己的心软感到可耻，看他一次次和女孩分手，我简直怀疑他是在磨炼自己的冷酷无情。

悲观主义的花朵 66

正如徐晨所说，他的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接受打击。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徐晨在中关村的一家小电脑公司上班，他有时候下班会顺路来看我，我们坐在楼前的大榕树底下聊天。我不知道那天我说了些什么，总之，我一定是看起来很开心，他在边上观察了我半天，忽然说。

“你真是个幸运的人，到这个年纪竟然还没有事情来把你打垮。”

我被他说愣了，想着果真如此吗？

“等着瞧吧，上帝的花样可多着呢，那件事情总会来的，它会来打垮你，你躲不过的。”他近乎嫉妒地断言。

“有事情把你打垮过吗？”

“当然，你还装着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你没告诉过我。”

“你。”

“我？你是指……”

“对。如果追根溯源，我的信念是在哪一天崩溃的，就是你离开我的那一天。在那以前，我根本不相信你会真的离开我，对我来说那只是闹闹，过后你总会回到我身边。但是你真的走了，很长时间我都不能相信——那就是说这个世界什么都可能发生，我的意志对它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它与我头脑中的世界毫不相干。对你我也感到惊奇，我仿佛第一次意识到你是另一个人，也要吃东西，要呼吸，有着独立的胳膊，腿，独立的意志，我们之间不是我想象的密不可分。是，我对你也要呼吸这件事都感到惊奇。总之，那一天我忽然明白，这个世界不是我从小以为的那个世界。”“不是我，也会是另一个人，总会有人让你明白这个。”

“对，当然。但是，你是第一个。如果第一个誓言不必遵守，以后的誓言也就不必遵守了。”

“抱歉我充当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就假装我是无辜的吧，我只是被生活利用了。”

他笑起来：“你的确是无辜的，不过有时候我可不这么看，我认为你是和生活在私下订定了什么鬼契约，合谋害我。”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被打垮吗？”

他摇摇头。

“因为我们有个本质的差别，你是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而我从小就是个悲观主义者。你对世界充满了幻想，憧憬，过多的奢望，但我则充满了不安和警惕，认为每一点欢乐都是我从生活手里非法获得的，侥幸夺取的……所以看到生活的真相你就会崩溃，而我幸免于难。”

“讨厌！以后我要有孩子一生下来就对他进行地狱教育，这样他但凡有点快乐就知足了。不过最好就是不要有孩子。”

“但是，早晚有一天……”他想了想肯定地说，“早晚有一天，你会疯狂地眷恋某样东西，除非你一直适可而止，不过我不信，你肯定会疯狂地眷恋上什么，哼哼，到时候等着瞧吧。你根本控制不了自己，想去抓你抓不住的东西，只要这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引起了你这种感情，你的堡垒就不攻自破了！等着瞧吧，我倒真想看看那是样什么东西？！”

他乐不可支地唾沫乱飞，完全像个癫狂的预言家。而我只是不以为然地笑着。

“好吧，我们等着瞧。”

因为有了乐观与悲观的本质区别，我和徐晨对一切事物的观点便都有了分歧。

比如，徐晨认为大多数人都不是人，只有个别那些具有创造力的，给人类带来进步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所有的非人都得益于这几个真正的人的存在。但对我来说，他所谓的真正的人根本就是特例，是

偶然，是人的变种——是神。而大多数的，那些平庸、下作、无聊，只求生存的才是真正的人。

再比如，他认为对空虚的恐惧就是对死的恐惧，我们的一切企图都是为了抵抗这死的恐惧，它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根本。而我认为对空虚的恐惧是对空虚本身的恐惧，多亏有了死的保证，人才不致陷入疯狂，想想如果给没有意思的生命再贴上永不过期的标签，我该怎么打发这日子？

这些分歧的最终结果就是我可以心安理得，而他惶惶不可终日。

我一直努力在世界和我之间建构起一道屏障。

这中间只有一个漏洞——

“早晚有一天，你会疯狂地眷恋某样东西，除非你一直适可而止，不过我不信，你肯定会疯狂地眷恋上什么，哼哼，到时候等着瞧吧。你根本控制不了自己，想去抓你抓不住的东西，只要这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引起了你这种感情，你的堡垒就不攻自破了！”

我一直记得徐晨的话。

这一天不会真的到来了吧。

我想到陈天，不寒而栗。

悲观主义的花朵 67

陈天回来了。

但他没时间见我，他的另一个女友搬进了他家。

“我被整日监管了。”他在电话说，“但是监狱里有报纸，我可以看你的专栏。这篇我喜欢——《美感毫无用处》。”

《美感毫无用处，爱情有害健康》——讲的是我和老K的事。

有一阵子，我和老K的感情很好，于是决定去他们家拜访。拜访结束后，我问老K他父母说了些什么。老K吱吱呜呜，顾左右而言他，我就断定他父母肯定说了什么，非要他说个清楚。老K看瞒不过，被迫说了实话：“我妈说你窄胯骨，圆屁股，不适合生孩子。”

老K的母亲是个妇产科大夫。

我震惊之余冷笑两声。

“从来没听过这么实用主义的说法！难道我是专用来生孩子的吗？”

“她喜欢孩子嘛，又是个大夫。”

老K竟替他母亲辩解，而没有替我感到愤怒，我暗自记下了他这笔黑账。

想想吧，我又不是一个黑人，能长出这么个后翘的屁股容易吗？这简直需要突破人种的局限。而老K的母亲竟想把纵向发展的屁股，引向横向发展的道路，把美感引向实用的泥潭，把“窄胯骨，圆屁股”变成“宽胯骨，扁屁股”，为了在肚子里给孩子制造一个更大的生长空间，我一辈子都得带着个大扁屁股招摇过市。

对于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说，这种以实用代替美感的说法不可原谅！

老K因为母亲的关系，在家耳濡目染，对生理卫生很是在行。有一次我们激情洋溢的时候，他忽然说：“经期的时候不能做爱，这样对你不好，老了容易得盆腔炎。”

我干脆地回答他：“我才不管老了的事呢！”

得承认老K本意很好，值得推崇。可是老了不但容易得盆腔炎，还容易得糖尿病，心脏病，脑血栓，肝硬化，癌症，在做爱的时候提这个至少可以算是不合时宜。这么说吧，如果我爱他，我便很难出于对“老了会得盆腔炎”的考虑而一星期不跟他做爱。爱情可能是有害健康的。

后来和老K分手，不能不说他母亲和他这两次关于生理卫生的谈话都是原因之一，——非我族类。

我把文章的后半段删了，加了一些别人的故事，给了《戏剧电影报》。

“我喜欢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你的样子。”

“你还记得我的样子吗？你说，我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嘴边的痣长在左边还是右边，眉毛是挑的还是平的，身上到底有没有胎记？回答我。”

“等你来了，我一样一样回答你。”他把我的话当成挑逗，我却忽然没兴致了。

“算了，我都不记得你到底长几条腿了。”

“抱怨。”他向我指出。

“好吧，我不抱怨，但是你要给我补偿。”

“又是一个债主。”

债主？这是一个危险而难听的词，他第一次使用它。

悲观主义的花朵 68

十天以后的晚上十一点，我见到陈天。他坐在黑暗中，整个楼都在停电。我是摸黑上来的，那深一脚浅一脚的紧张感觉使“偷情”这个词变得十分形象。

掏出带来的蜡烛点上，晃动的烛光里他的脸恍恍惚惚，缺乏真实感。我伸出手去抓他，抓住了他陷在阴影里的胳膊，至少他的身体是真实的，有温度，有重量，有弹性，在那儿占据了沙发的一角——我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我就那么一直抓着，不松手，什么也不想说，我

只想我的手不是空的，我的怀抱不是空的，不想听情话，再好吃的也不要，情话是空的，爱也是空的，我有的一切都是空的。上帝保佑柏拉图，让他的爱见鬼去吧，我要这真实可触新鲜欲滴完全物质的爱情。我们做爱吧，我需要你的重量压迫我，你的热气吹到我脸上，我需要感到被充满，被摇撼，被烘烤。我们上床吧，我们乱搞吧，我们偷情吧，既然我们是这样的狗男女，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偷情吧，在这烛光里，在这夜深人静之时，就算我们打出写满爱的大旗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就算你坚持不和别的女人做爱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我们来偷情吧，或者我们天生就喜欢偷情，任何正常的爱情都不能满足我们，我们需要眼泪，需要暧昧，需要分离，需要越过藩篱，需要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难道我们没有心怀傲慢？难道我们没有恬不知耻地高唱颂歌？我们来偷情吧！

“你是双鱼座？”陈天开车送我回家的时候忽然问。

“不是，为什么问这个？这不是你的话题。”

“他们说双鱼是为爱而生的。”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下去。

为爱而生，很多人这样标榜自己，为爱而生？不，我不为爱而生，爱是我躲之不及的怪物，是人生对我抛出的媚眼，顾盼有情中生出的一点眷恋，是这世界将你抽空，打倒，使你放弃尊严的唯一利器。别大言不惭地谈论为爱而生吧。

“我才不是双鱼座呢，我要是双鱼，早就闹得你鸡犬不宁，上蹿下跳了！”我笑着呸他。

“我现在不是鸡犬不宁吗？”

“不知好歹！有我这么克制的双鱼座吗？！”

“我不懂，我只是看了一眼徐晓斌的小说叫《双鱼》。”

停了好久，车已经驶下了三环路，他说：“你的克制是最让我难过的。”

这是陈天式的情话，说明他有着洞察一切的目光，他知道我是经过怎样的克制才能对他温和地微笑，才能顺从他的意愿，才能不每分钟都说我爱他，才能每一刻都抑制住拥抱他的渴望，我才能安静地坐着，才能不哭泣，才能交谈，才能微笑，才能生活下去……

他知道我爱他比我表现出来得多，这让他害怕。

后来他说。

“你是一座隐蔽的火山，正冒着烟的火山不可怕，人们会避开它，但是你，你安静地呆在那儿，突然爆发的时候，便会毁灭一切。”

“放心吧，我这儿的地壳比别的地方坚硬得多。”

但是他明显的并不放心。

悲观主义的花朵 69

陈天在伦敦街头买了一张水粉画，说：“长得像你，所以买了。”

画中人是浅浅淡淡的一个影子，说像还真像，说不像也不像。

他给我带回的礼物里有一瓶香水。

“不要擦香水，至少见我时候不要擦。”

他曾经这么要求，我照办了。

为了这句残酷的话，他送了香水给我。

“你不是不让我用吗？”

“不见我的时候可以用啊。”

NinaRicc的这款香水叫做“时空”，初闻起来非常清淡，但是随着身体热度的烘烤它会变得浓烈起来，完全出乎你的想象。

你最初闻到的气味，和后来别人闻到你的味道完全不同。

你以为会清淡，实际却浓烈，如同我的爱情。

悲观主义的花朵 70

我和爱眉在一家韩国饭馆里，对着两份没怎么动的石锅拌饭。下午爱眉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因为好久没我的消息了。我说没事，老一套，出去吃饭吧，我正有事问你呢。我能有什么事问爱眉？现在除了陈天我还关心什么？

“跟我说说金牛座。”

“金牛，最有美感的星座，热爱一切美丽的事物，懂得享受生命的美好之处，金星这个词就是维纳斯。”

“不错，继续说。”

“非常有现实感，坚持生活在自己的天空下，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安全第一。”

完了。我心说。

“你又和金牛扯上什么干系了？”

“我们合适吗？”

“天生一对，内心浪漫的现实主义者。不过我还要知道他的月亮，金星，火星和上升星座。”

“这个我可不知道了。”

“你来真的了？”她看了看我，说。

“这么明显吗？”我惊道。

爱眉耸耸眉毛，表示用不着解释。我沉默着，知道她在等着我开口，可我不想说，说出来可能会好过点，但是不，我说过我不会和任何人谈论他，除了这个秘密我再没有别的。

“我认识一个通灵的人，如果你想问什么，可以问她。”

“通灵？你问过吗？”

“没有，我害怕知道。不过她非常灵，能说出你的前世今生，你可以打电话约她。”

饭桌上的气氛变得很怪异，我记下了那个电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打，我也害怕知道。

“其实，摩羯和双鱼也很合适。”爱眉说。

“你是指我和徐晨？”

“就是说你们俩。”

“土和水几乎是完美的结合。”她解释说。

“土和水，没错！我们俩合在一起就是一锅泥水。”

“他能使你感到舒适，而你则使他安宁。”

“他能使我感到舒适，而且还能让我感到不安！”

“当然有许多差异需要弥合。”

“你相信差异能够被弥合吗？”

爱眉没吭声，她不信这个。

“用不着替他操心，他忙着呢！他最近组织了一个B型血双鱼座协会，决定以后只跟B型血双鱼座的女孩恋爱。他认为在这些同类的女孩中找到他完美情人的几率更大。为了争取时间提高效率，他还定了规矩，一年按春夏秋冬划分，每三个月换一个女孩，她们分别是他的春女郎，夏女郎，秋女郎和冬女郎。”

“真行！”爱眉佩服得五体投地。

“的确！”我同意。

“他们能相处得不错。但太相似就缺乏趣味，没有好奇也就没有吸引力。而且，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点，是人最不能忍受的事。”

“要告诉他吗？算了，他正为他这个计划兴奋不已呢！我最爱扫他的兴。”

“你才扫不了双鱼座的兴呢，他们只能自己扫自己的兴。”

“好吧，我也应该向老大他们学——看他的热闹吧！”

不过这次想看徐晨的热闹也没什么好看，没过多久，B型血双鱼座协会就解散了。

“她们都是假猛，说好三个月就分手，到时候就变卦！而且我都说了实话，

说我不喜欢她了，她竟然不信？！非说我爱她。不可理喻。”徐晨又在抱怨。

“她怎么能信呢？她是双鱼嘛！最主观的星座，你忘了？”

徐晨听出我的弦外之音，在电话那头笑道：“你少来这套！”

我才懒得管他，我自己的事还绞缠不清呢。

悲观主义的花朵 71

穿衣服的时候，我看着陈天——一个受人尊敬的作家，一个已经开始变老的中年人，只裹了条浴巾趴在床上，一根一根地把我散落的头发捡起来扔掉，实在是十分滑稽！

“你真细心。”我挖苦他。

“就算这样都不行。”

“我觉得你完全有责任写一本《通奸大全》，把你多年的经验告诉其他男士，对女人也有好处呢。”

他委屈地看着我：“别这么尖刻，这不像你。”

“尖刻一直是我的优点。”

“如果被发现了，我就不得不离开你，我不愿意那样。”

我心软了：“放心吧，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责怪你。”

陈天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非要他选择，他只能放弃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对他的这个说法泰然处之，并未感到受了伤害，为什么？我相信他爱我，我还相信他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弃我？这是他妈的什么悖论？！

悲观主义的花朵 72

好莱坞老明星弗兰克·辛屈拉收集出版了一本《名人食谱》，里面全是由名人提供的菜谱。沙朗·斯通的菜谱叫“每日苹果”。做法是：走到冰箱前，打开冰箱，拉开里面的水果储藏箱，拿出一个苹果，然后张嘴咬下去。

这些天我基本上就是靠沙朗·斯通的菜谱生活。

我一米六三，四十五公斤，冬天胖点，夏天瘦点，但左右不差三斤。别人说我瘦，自己不觉得。不过那个秋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可真瘦了，瘦得要飘起来一样，半夜摸到自己的手腕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是我吗？孩子也没有这么细的手腕！要成仙了！

好吧，打开电脑，以我的痛苦再挣点稿费，这样它至少还有点用处。

——多年来一直有人向我讨教瘦之窍门，使我不得不一次次正视我的瘦，终于明白瘦弱是现代城市女性的标志。

这个发现我得说是得益于我与发廊小姐的多次闲谈。每一个发廊的洗头小姐在熟识之后，都会谈到减肥的问题，她们无一例外地对自己的身材不满。胖，有些人并不能算胖，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她们都很健壮。这种健壮，粗壮的胳膊和大腿，过宽过厚的屁股，就如同她们脸上的红晕一样，是劳动的产物，是劳动后食量增大的产物。她们个个都想知道怎么做才能变得和我一样。好吧，秘方如下——要想脸色苍白，细胳膊细腿，纤弱无力，一定要晚睡早起，整日不见阳光，食欲不阵，吃什么都不香，因为吃得少也就没有劲，没有劲也就干不了什么重活，越不干活也就越不想吃饭，如此瘦性循环。总之，要无所事事，多愁善感，最好再陷入无望的爱情，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你以为人人都来的了？

结尾段落我抄了一段《读书》的文章：

“职业妇女之所以竭力减肥，艰苦卓绝地背起瘦美的重担，为的就是摆脱传统母亲或家庭妇女丰腴的刻板形象，为了和至今还干粗笨活路的劳动妇女划清界限。这是一个女性蜕变的时代，有欲仙的兴奋，也就难免欲死的折腾。”

悲观主义的花朵 73

亚东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厌烦的不行，但还是保持礼貌吧。

“你好！”我假装没有已经好几个月不见他，而且也不准备再见他这回事。

“你怎么样？”

“很好。”

再寒暄下去我知道我会假装很忙，他也会知趣地说只是问个好，说有空再联系。如果我不打，他已经被拒绝过一次，不会再主动打来了，一切OVER，不用多说一句话，大家万一再见面也用不着尴尬，全都很有得体。

但是，他对这一套知道的和我一样清楚，所以他有话直说。

“下星期我要去美国了，恐怕不会常回来了……”

“是这样。”

“明天你有空吗？”

我停顿了一下，他在电话那一头等待着，好吧。

“好，我们一起吃饭，或者去哪儿坐坐？”我先摆明自己的立场，他这么聪明焉能不知。

"Jazzya吧，晚上八点半。"

“好。”

我坐在Jazzya等他，对他挑选的这个地方很不以为然，尽管这儿的鸡尾酒一流，音乐也不错。这是我和亚东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随便挑选一个地点不是他的风格，他所做的一切都另有深意，这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我们什么都不说，以试探对方的领悟力为乐。但以我现在的心境对这种游戏实在兴趣索然，希望他不要再搞出一幕在结婚前夜长吻我这种戏剧性的场面。

我坐在木头椅子上喝可乐冰激凌胡思乱想的时候，亚东进来了。他看起来依然很顺眼，依然吸引我的目光，就像一年以前我从那乱哄

哄的聚会上发现他时一样。但是又怎么样呢？我熟悉他做爱时的神情，却说不出他在哪工作。一家设计公司！没错。但是哪一家？他干些什么？他是主管还是普通员工？我真的不知道。

他说他要走了，移民去美国，他老婆已经去了。我说好啊！看来你运气不错，因为我表妹也要去美国，被拒签了无数次，现在办移民还要排两、三年的队。他说是这样，你没想过出去吗？我说不，除了出去玩，我不会住到使用另一种语言的国家。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这儿，我有这儿的语言天赋，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喜欢这儿的男人，只和他们谈恋爱。不说我都没注意到，我所有的男友都是北京人，只有很少的例外，我可不是故意这么干的，看来，我还是爱这城市的气质，就算是我总是抱怨它空气污浊，气候恶劣。

他通常话不多，我是因对手而异，不过那天我们真闲扯了很长时间，肯定是我显得热情一点，让一切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本来是可以做到的。

他还是那副冷静的样子看着我，眼睛眯起来算是笑了。

“没想到你还真能闲扯，以前没发现。”在我说到对我来说有两个纽约，一个是伍迪·艾伦的纽约，一个是马丁·斯科塞斯的纽约时，他这么说。

“你不喜欢他们的电影？”

“我对电影一窍不通。”

好吧，我不再替你打圆场，你非要在临走时搞出点惊人之举？那好吧。我盯着玻璃杯中已经融化进可乐的冰激凌，不再出声。

他叹了口气，严肃起来：“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知道我再忍一下我就走了，我就永远不会对你说了。但是我很自私，我害怕如果我不说出来，我会因为想着这些没说出口的话而记住你。我不愿意在美国还想着这件事。”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我的脸肯定紧张地涨红了，他便笑了。

“你以为我要说‘我爱你’吧？是不是？”

“我没以为什么。”我抬起眼睛，有点不快。

他依然带着笑意看着我。

“你想说什么？”我问，感到烦躁。

“我每次想说什么，一想到你会觉得我在说蠢话，只好不开口了。”

“我没觉得你在说蠢话，相反，你是个少见的聪明人。”

“当然了，因为我领会了你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的言外之意。你喜欢我，但是仅此而已，不要停留得时间太长，你该走了，别告诉我你的事，我不想知道！我宁愿我蠢一点，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跟我说，是不是有人根本看不见你划出来的那条清清楚楚的线？”

我怎么回答？

“我以为你喜欢这样，你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而且你结了婚。”我向他指出。

“别跟我说你有什么原则，不跟结了婚的男人来往，那不是你要的最好的界线吗？”

“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还是有原因的，你突然不再理我了，但是你认为我没有必要知道这个原因。”

“我已经受到惩罚了。”

“我也说不清到底怪你什么，可能是怪你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

“其实，给不给自己机会，要爱终究会爱的。”

“是吗？”

“是。”我肯定了他的疑问，“——我已经上了贼船，而且它就要沉了。”

“是这样。”他沉默了一会儿。

“算了，没有爱上我，并不算什么错误。”他最后笑着说，风度颇佳。

如果亚东是想打击我，他做到了，这阵子我不断地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个自作聪明的傻瓜。当然他不是为了打击我，打击我什么？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丝毫打击不了我，也许倒会助长我的骄傲，但是现在不同了，——爱情使人变得如此卑微。我很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一样潇洒地对陈天说：“算了，没有爱上我，并不算什么错误。”或者说，“没有能从始至终爱我，并不算什么错误。”但是我说不了这话，因为陈天拒不承认他不爱我。

按照小学老师的说法：同学们，亚东这件事说明了什么？我会举手回答——这件事说明了两个相似的人，或者说两个自作聪明人根本不会有好结果。

就是这么回事。——只有误解才能产生异样的魅力，才能引发爱情。

悲观主义的花朵 74

十月底，《小童的天空》以合拍片的名义送审被打了回来，已经准备开拍的剧组顿时乱了手脚。

修改剧本的任务又落在我头上，我去“天天向上”听了情况，提出的意见对剧本是致命的，很难修改。

我刚到家，陈天的电话就跟来了。

“怎么了？有什么事忘了？”

“没事儿，我只是想你受了打击得安慰安慰你。”

“我有那么脆弱吗？”

“你笔下的女孩都很坚强，我想人都是缺什么写什么。”

“你是真知道，还是天生会说好听的话？”

“喂，这是恶意的！”

我拿着电话笑了。是，我需要他的安慰，就算他只是天生会说好听的话，我需要好听的话，动人的言辞，这由水星和金星美妙的合相产生的天赋，如果这天赋再加上一双透视人心的眼睛，我只能举手投降。

悲观主义的花朵 75

冬天来了，这对陈天是个严酷的冬天，对我也是。

每样事都出了岔子，一桩接一桩，桩桩都是非个人之力所能逆转。陈天陷在事务纠缠中难以脱身，他已经三番五次要求离开公司回家写作，为此和公司闹得很不愉快。一大摊子事搁在那儿，他整天愁眉不展，无可奈何。我听到不止一人抱怨，说他当时热情地揽下了很多事，现在又突然甩手不管，把大家都搁在当中。我只能听着，他已经承受了太多压力。

《小童的天空》像其他的事一样被撂在半空，香港的制片方打电话给我，说已经拖延得太久，又找不到陈天，陈天的女秘书还跟他打官腔，让他找合拍部去。我还是只能听着。我不会为这事询问陈天，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对我都很宝贵，我不想说这种闲话。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由他而起，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知道我已经完全违背了为自己制定的原则，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背离了第一个原则爱上陈天，以后就只能一发不可收拾。这有点像徐晨的理论——第一个誓言不遵守，以后也就都不必遵守了。我的人生已经毫无原则，唯一的剩下了一点逻辑也是陈天的逻辑。

杜羽非和陈天闹翻了。这个女人我在前面提到过，从陈天过去的闲谈里我知道她对他是多么好，他说过他们是好哥们，但她要求的一定不是好哥们。如老大经常说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问题。陈天对女人的那份好足以使人存有幻想，但是“好”既不是一贯的，也不是专一的，好就是好。陈天同意主编一套书是为了还杜羽非的人情，杜羽非不知怀疑他什么，半夜打电话问他：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反正是已经不信任了，闹到这么不客气也足见他们过去多么亲密。女强人怎么肯受男人的怠慢和委屈？

那真是一个多事的冬天，对陈天最可怕的打击终于来了——他父亲去世了。

我有一阵子没有见到陈天了，他的声音完全哑了，因为牙疼整个脸都肿着。我非常想安慰他，但是我不行，我是他的另一个麻烦，我能作的只是躲开他，让他安静。

他不再每天打电话来，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我还是每天在电话旁等待。

那个阴霾满天的冬日是陈天最委顿、沮丧的日子，他看起来判若两人，毫无生气，阴郁沉默，令人心酸，他说他听到纪念活动上大家对父亲的评价止不住地流眼泪，他说：我死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像父辈一样受到由衷的尊敬。他说他整夜在三环路上开车，他觉得他的创造力枯竭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恨不得冲着围栏撞过去……

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电脑前写作，我远远地坐下，没有说话。

他一直背对着我，不曾回头，那个背影让人满心凄凉，莫名难过，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张楚的歌，那句歌词飞到我脑子里——“他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

他在那个冬天突然老了，他还要继续老下去，我不愿意他这么觉得！已经许久没有过这么深刻的怜惜之情，我无能为力，我的手不能扶平他的皱纹，不能给他安慰，也永远不可能责怪他。那个冬天我顾不上替自己难过，如果什么能让他快乐起来，我什么都愿意做。问题就是，我什么也做不了。

过了很久他才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一声不出，忽然蹲了下去，抱住我的腿，头垂在我怀里……

——我的心已经化成一摊水，那摊水酸酸的，要把我淹没了。

悲观主义的花朵 76

陈天不再去公司了，他的脑袋完全被别的事占据。对别人的不满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好人也做过了，就做一次坏人也没关系。”

父亲的去世对陈天的影响非他人能够理解，他重新缩回他的小屋，思考他的创作。

“你的书是写给谁看的？”在那以前，我曾经很正经地问他。

“写给看书的人。”

“对，当然是看书的人，但是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也许是以后的人，还没出生的人。”

“这也算是一种答案，至少说明你对自己有信心。”

“其实我只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罢了，我不是野心勃勃的小伙子了。你呢？你写给谁看？”

“电视剧嘛，自然写给老百姓看，他们看不看其实我无所谓。”

“你‘有所谓’的东西呢？”

“写给自己，写给跟自己同类的人，其他的人随便。”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很多年轻作家都这么想。”

“你呢？你怎么想？”

“我在美国的时候去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你知道那有多大？在那浩如烟海的图书中，你有必要再加上自己的一本吗？这一本有什么价值？有它独特的必要性吗？为了兴趣或者争名逐利写作我也理解，但这不是写作的终极目的。”

“会有什么终极目的吗？人生又有什么终极目的？”

“你搬出了虚无，一切问题就都不能谈论了。虚无可以颠覆一切，我们要谈论任何问题都必须预设一个对生命的肯定答案，否则就无法进行下去。”

“OK，假设我们的生存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偶然，不是被迫，不是自然随机的选择，美和善的原则的确是宇宙的原则之一。

写作是为了什么？”

他笑了笑，以拍拍我的头代替了回答。

是的，要谈论任何问题都必须预设一个对生命的肯定答案，这样我们寻求意义的活动才能得到肯定和赞赏。但是我给不了自己这个肯定的答案，我想知道在一个否定的答案下，我该如何生存下去？我在其中找到的欣喜之事就是寻求美感。这一切都跟意义无关，所有的爱情，激动，感动，慰藉，欣喜，仓皇，痛苦，都不是意义，只是感官的盛宴。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盛宴。

我和徐晨也曾经为哪一种艺术更高超而争吵，也许我一直以平庸的态度爱着艺术，不过把它当成了逃避乏味人生的甘美草地。讲述和描绘可以使枯燥的生活显示出意义，我总是想拿起剪刀把那些岁月剪辑成一部精致的电影。如果有人兜售这样的人生，我想人们会倾其所有去购买。电视剧总是不能像电影一般精美，因为它像生活一样太过冗长，人们渴望日复一日的幸福，其实有了日复一日也就不再有幸福。

我和陈天对我们的工作谈论不多，后来就更少。我们俩的共同之处更多是在情感取向上，而不在艺术见解上。

陈天是个颇能自得其乐，享受生活的人。他对世俗生活有着一种我所不理解的浓厚兴趣。他非常贪玩，下棋，钓鱼，打麻将，玩电游，吃饭喝酒和女人调情，对名利一向不怎么上心。骨子里当然是骄傲的，许多事不屑一作，许多人不屑一理，对一些必须为成功付出的代价表示不以为然。他的这种世俗风格十分中国化，跟徐晨夜夜笙歌的颓废完全不同。

我和陈天相差二十岁，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四、五岁的时候，我妈开始教我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到我可以自己选择书籍，我得说就没好好看过一本中国书。我所有的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兴趣爱好都是西方式的，这“鹅鹅鹅”在我身体里到底占了多大部分，实在难说。

我的西方式的，极端的疯狂，撞在了陈天软绵绵的，不着力的善意里，完全销解了。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陈天不是我的吸血鬼，对我的奇谈怪论也不感兴趣。

我说过，陈天的文字像吹一支幽远绵长的笛子，不急不躁，娓娓道来，平实自然，体贴入微，细是细到了极处，像是什么也没说，却已经说了很多。

那笛子好是好，但终究是与我无关。

唉，我们到底是以何种名义相爱的？真是一头雾水。

悲观主义的花朵 77

在我最想念陈天的时候，有过各种念头。一定有某种办法，让他把他的梦境卖给我，那样我便拥有了他的夜晚，每夜等他熟睡之时，我们就可以相会。

我床头放着一本《哈扎尔辞典》，抓起来就能读，不管是哪一页。我对书中的阿捷赫公主着了迷，因为她擅长捕梦之术，能由一个人的梦进入另一个人的梦，在人们的梦中穿行，走了数千里的路，为了死在一个人的梦中。

我常常梦见陈天，醒来时便恍恍惚惚，或者是根本不肯醒来，打定主意用被子裹着头，闭着眼渴望睡去，再睡下去，让梦中的陈天继续说话，继续微笑，继续他的温存。

“你从不早起，就像这个姑娘。嫁到邻村后，她不得不早早起床，当她第一次看见田野里的晨霜时，她说：‘我们村里从来没这东西！’你的想法和她一样，你觉得世上不存在爱情，那是因为你起得不够早，无法遇上它，而它每天早晨都在，从不迟到。”

起床的时候已是傍晚，随手拿了包饼干吃，那本哈扎尔书在旁边，一翻便是这一段。

我一遍一遍地读它——你从不早起，就像这个姑娘，从不早起，因为你起得不够早，你无法遇上它。我们都起得不够早，就这样把爱情错过了，我们早早起来，却害怕外面的寒冷不愿出门，就这样把爱情错过了，我们在去田野的路上跌倒了不肯爬起，就这样把爱情错过了，我们早早起来来到田野，眼睛却已经瞎了，就这样把爱情错过了，就像这个姑娘！

令人绝望。